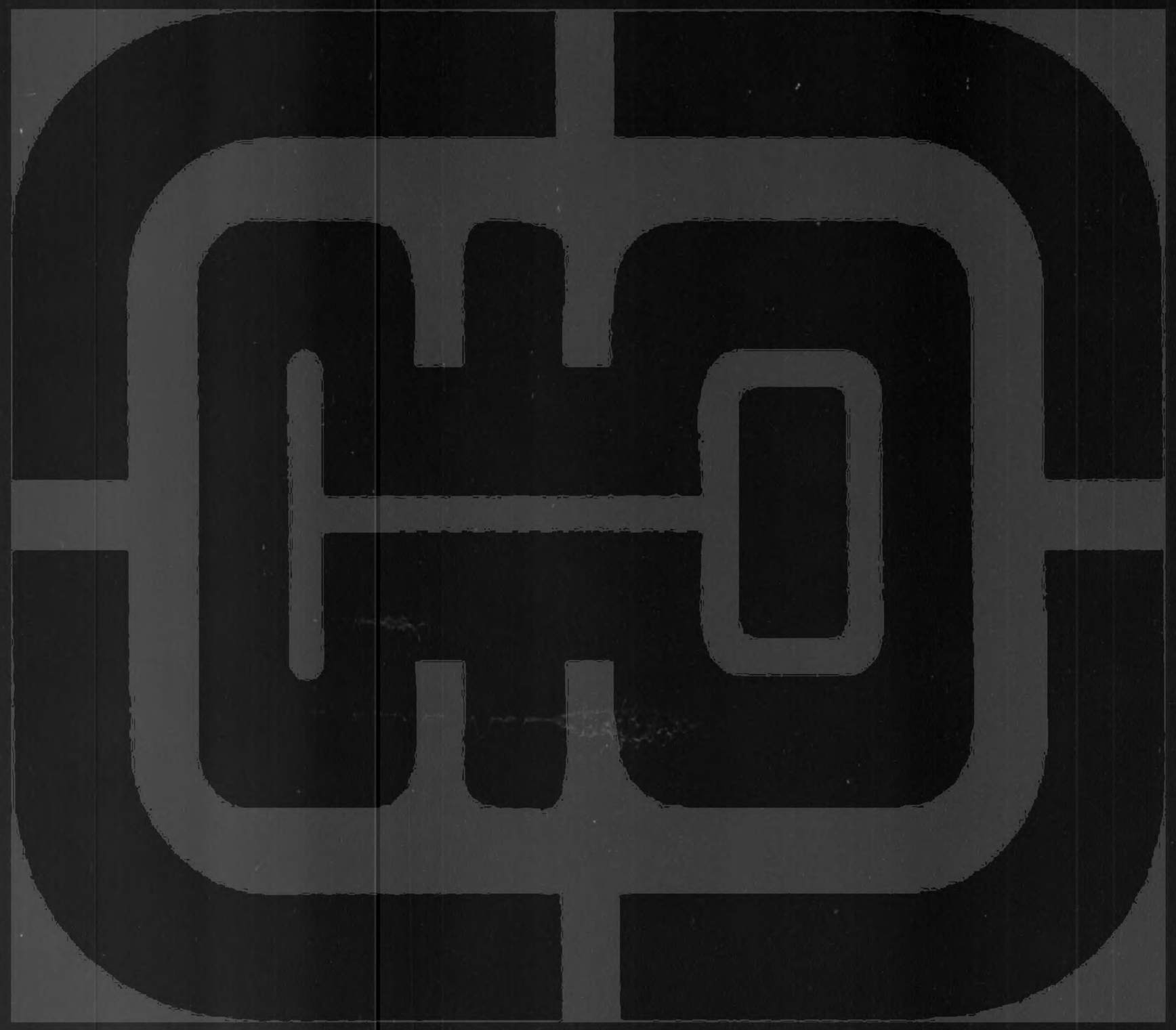


第二册

章介庵先生集選序次
序　五言古　五言律
七言律　七言絕
陳明水先生集集選序次
序　記　議　墓表
志銘　書　五言律
師惟審先生集選序次
疏　頌　擬古　古風
五言古　七言古
五言律　五言排律
七言律　七言絕

慈谿胡亦堂二齋譔

尊德性與道問學惟聖賢交致其功而後世鮮能兼焉蓋自漢儒之學以浩博爲宗至董江都外便醇疵相半宋儒程朱輩出然後辯極毫釐朗若日月此後人所謂漢儒致廣大而宋儒更能盡精微也予甫吏臨川雅慕表章微緒其先正大儒如晏如王暨明之明水陳公罔不採輯遺文庶無軼美而揭子貞傳爲予言明水而後尚有介庵章公惜其裔貧不能存書多散佚予亟稽郡乘見名列理學傳中因攷其所著口義及與東廓鄒公暢析宗旨跡其學術豈非粹然一出於正而於廣大精微之旨實有其致力者乎至其兩督學政甫黜詞章與歐陽永叔無異而時方崇

章介庵先生集

慈谿胡亦堂二齋遴輯

序

贈莪峯潘兵部榮轉北京兵部序

皇上綏輯萬邦十有五年矣維時文事大競武畧浸疎沿邊將士乃或大弗宣乃心嘗悍鶩驁矯抗命吏皇用矢于庭曰耜耜予亂四方罔敢易于上下亦惟我祖宗時大荒絕徼請吏奉貢無虛日矧茲戶庭乃若時弗軼予曷敢不若于前寧人明致天罰厥既盪定乃申儆于庭曰維茲兵曾實寄樞鑰寓武威昔在劍聖罔不慎于茲其益懋簡耆俊俾詰戎兵時羣公庶尹服德音惟謹乃今兵部右侍郎員缺則相與謀于庭曰今驕將悍卒所在有之因襲既久尚左道有削夫子王誼之議竟以力諍左遷然則其羽翼聖門功又不在漢宋諸大儒下矣宜其謫官建李司馬婁江時相從講學者日衆出而之四方皆知爲介庵弟子又與吾家安定先生事絕相類也公慷慨掛冠難進易退眞有浮雲富貴氣象即詩文緒餘亦復自成一家恥爲鍊琢蹈襲之習則雖悠悠斯世無足知公而其精神已見於山川矣其能終使之湮沒無傳已耶予讐校公文每與揭子相爲論嘆以爲先生往矣猶幸風雨一編燈傳未熄而不能勒之名山以慰仰止之願斯亦宰邑者之恥矣遂謬爲選定縱不能盡窺先生之閫奥亦庶幾如江都繁露並著春秋使天下知程朱心法宛有起而紹伊洛之傳如先生者用以興起來學焉是則予今日表章之微意也夫

獎事日滋加以勢無定局變靡常形且三邊六鎮以及四川雲貴兩廣諸邊地勢孰險孰易聲援孰通孰絕墩障孰堅孰圮險隘孰守孰廢將領孰勇孰怯兵卒孰練孰弱長技孰多器械孰利孰可屯田孰可堡墅孰可以常而撫孰可以計而定是惟周歷邊鄙諳練有素者乃可議已乃相與颺言曰今南京兵部右侍郎莪峯潘公其人也益公自起家進士以迄于今凡奉璽書從事者六賜册命寵異其身以及其親者十有四貢如蔚如灼于羣瞻其資望隆矣治民治兵詳刑典憲以至巡海操江皆茂著聲績其才猷裕矣嘗巡撫邊地修築諸處城垣地無遺險而民賴以安則公于邊事蓋素所練習矣故今求可以贊樞曹當上意者宜無以逾公於是相與刻銜疏公名以請得俞旨京師皆喜越十又四日邸報至南京皆與京師無異居月餘公旄裝就道司務張邦瑞等相率請言以贈予辱公知多矣惡容以不文辭雖然君子之于贈別也不但區區道達戀慕離索之私而已有交相勉戒之義焉有惜別愛時悉心考問之誠焉況予與公素所上下其議欲行而未能遽行者多也可無言哉夫選將以御兵常也然詩書元帥雅歌投壺者率千百人一二耳今或動以威儀閒習言詞詳雅儕小節避吏議與夫攻於墨跡詩律者爲可用然則選將之法得無尤有出于今日所習見者乎練兵以待戰常也然勁弓重鎧可以程力中微盤巢可以審藝超距跳濠可以觀勇今或旅隊進退殆于兒戲羸弱參半未見揀汰然則練兵之法得無尤有出于今日所常行者乎賁勇發于盛氣

盛氣奮于崇利懸賞以厲將士常也今或乘便鈔掠輒爾大舉邀獲殘餘竝昌上賞欺蔽成風士心日懈然則所以奮怒養氣得無尤有出于今日旌賞之格者乎凡此皆予與公素所商度而未能有畫一之規者今公雖往可以無相告哉夫神明生于用物之多經制定於閱歷之審予雖不敏願服公訓以往他日倘有得于補偏救弊之要盡利可久之方且以成公交修並濟恊恭體國之美也

贈廣德太守同年翼叅朱君赴京考績序

介庵子曰明興及今百七十年餘矣始之以元聖之先物繼之以平格之弼亮終之以羣材之效謀所以平準吏道綜括民隱保乂元元之法昭哉備矣然自正德以來往往追慨於成化弘洽洽法之盛豈道國有時降耶抑左右康濟之宜尤有未盡也間諸莊子曰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及至伯樂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靮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齊之整之前有縻飾之患後有鞭筴之威馬之死者已過半矣莊子此論言民之不便于苛急猶馬之不便于煩擾也故夫治民之道莫若務躬行而修實政省拘礙而簡節目聽其自適而惟節其過防其溢使不墊於饑寒麗於刑罰焉斯已矣而或乃鰓鰓然常以斯民爲牛羊爲鬼物爲龍蛇持之惟恐其不急察之惟恐其不詳迫而驅之惟恐其或假息而後期遂使愚且懦者凜然喪其有生之樂而諸不能坐以待困者則相與競出其奸以巧逃其上之法法愈密而奸愈滋天下囂

然日趨於智巧相勝之地其勢不至于潰敗四出未已也悲哉臨御簡寬之道不復見于今日而申商之禍至今爲烈也夫自三代而下吏治之盛有過于西京者哉西京之吏治有過于黃次公諸人者哉而次公之守潁川也先教化後誅罰務在成就而安全之每亭必畜雞豚置棺槨以賭鰥寡孤貧爲條教置師帥以勸耕桑畜養一老病丞逐而去之亦何足異然且愛惜其廉欲善助之毋失賢者意則其諸不爲苛急可知矣宣帝患吏急而覇獨以長者爲當時倡率之民安田里無嘆息愁苦之聲漢道之登覇之功不少也是故良吏之治民也以已悍吏之治民也以民以已治民好惡休戚通一無二是故揣摩猜防之私少而簡便平實之政多是之謂順馬之性而不撓其眞者也以民治民則形骸隔而爾汝分好惡休戚之際固有若秦越之不相爲謀者是故不勝其私也而疑生焉不勝其疑也而防生焉不勝其防也而姦出焉之政行焉莊子所謂燒剔槃飾而馬從以兎者也古今之忽之原雖非一端而最大且急有過于此者哉周年萬安翼參朱君守廣德順施而不鑿舉要而不繁釐剔整頓而不苛及今三載矣民安其治士樂其教駸駸乎有成也茲以考績赴京其屬建平尹同年何君徵予文以贈其行予喜翼參不狃于俗而能力行古道以庶幾乎次公諸人之所爲又不爲苛急而不恤其民趨時好而競功名者所爲也循理而務爲寬簡有不爲專求自盡者所爲也若夫不奪于外而專求自盡則固聖賢之所以教而奉若天命之道也茲豈但優于牧守哉

雖宰天下可也故樂爲之言

送伍憲長拜廣西右轄序

今上紹堯訪落于茲六越月矣制若曰惟天立后寵綏于四方粤若大猷時惟任賢睠茲百粤逖在要服外邇交趾內雜夷獠山箐毒霧桴鼓時警其簡在服勛望宿茂往牧其地以安朕志於是今江西按察使伍公實膺廣西右方伯之選先是逆藩搆亂公以長二千石首倡大義摧陷廓清休聲振于函夏方將論功行賞廟議未諧而先有是選是以拜命之日僚寀之士輒私相語曰公之才望名天下功業在社稷宜入而管握樞機繩渠百工以佐維新乃以旬宣之職去國萬里徒展其所得于偏方一隅之地公無乃不豫乎某竊解之曰狥義之士不以利鈍而忘其自立之心畢命之臣不以違近而廢其效節之志故益于民不必利于已懌于志不必便于身裨于國不必近于君崇于功不必亢于位也公亦何不豫之有公之大父某先生歷官郡佐卽引休田里清風雅望激揚士類公幼而得于家庭者多矣繼以明經高第奉對大庭出而推邦刑于江左中忤權奸翕舌思噬恬然而歸及其來守吉也旄頭亘天禍延紳珮公折矢誓天志平叛亂義師東噪元惡成擒當是之時惟忠憤是知夷險成敗於公之心又何計也夫以廉白之家學英毅之天資發而爲鏗鍧炳燿之事業有肅將王度之貞有不畏強禦之剛有樂義知命之識有忘軀犯難之忠有應機濟險之智其才其德要皆出于尋常萬萬也公非狥義畢命者歟然則茲行也吾知其亦惟求益

於民廉於志禪於國崇於功而已世俗所觀望而欣戚者皆非公所容心也方岳四肢也爲天子宣布德澤以安元元而康其四肢亦既足以行其學矣公亦何不豫哉時諸僚宋皆以予言爲然或以告公公亦曰吾志也遂相與餞公于江滸而併書予言焉

覆任志雨詩序

嘉靖四年秋戶部正郎久山丁侯出知撫州始至謁之於孔家驛之觀風館方修主客之禮侯喟然謂衮曰不穀之來也道吳及越桔槔之聲所在盈耳然未有若撫之甚者也苗其稿已乎民其瘁已乎正賦其將不能供而常祀其將不可舉已乎夫爲天子牧斯民而不吊于天如是若何以自解於人而夫人亦孰能說之益視其色悵然如有所求而莫之能得也悔悔然如有所重哀而不遑以須吏寧也俟之誠于閔雨如此俄而陰雲四翳雨下如注明日覆任雨如之覆任之明日又如之於是四郊沾足謳歌之聲相聞侯喜謂僚宋曰茲雨也天始以永斯民之命乎不可無述乃志之以詩有薄德敢云冏帝意潤枯端合慰民情之句郡中士夫聞而賡之者若干首郡博陳公又粹諸冊而屬衮以序竊嘗謂天下之道感應焉盡矣感應之妙天人焉至矣感之者人然人也有天焉人未始不爲天也應之者天然天也有人焉天未始不爲人也是故天人一而已知道者必于此乎先焉然則天豈外于我哉觀侯今日之事可見矣愼斯術也以往凡利必興興之而不遺其力凡害必除除之而必盡其心雖飲食嘯笑之微罔不惟民

之承則感道修而天之
夫休徵之來由于五事之得允若茲則夫五者來備各以
其序非自外至也惟侯所意欲耳茲土之民不永綏無疆
之休耶侯亦有無窮之問矣侯其勉之哉

贈張東滄司教弋陽序

福寧張中夫之教臨川也刊萃以崇雅黜浮君子
曰知立本矣晨夕闡微詞訂疑義剔冗蕪而標精蘊以應
諸生之所求君子曰知自强矣博喻而曲成因勢而利導
引以所安投以所好使之從新如歸捨舊如遺以各得其
性之所近君子曰知孫施矣于時臨川之士薰而化感而
興者蒸如也今嘉靖七年秋銓部以年資擢掌弋陽縣教
出祖且有日有言者曰士之仕也非苟自利而已也將行

其道以樹勳於當時而垂光于後世也然事與位並業與
權偕位之不亢權之不重而欲行道以昌其業也難矣方
今內外之官位卑而權輕如學職者能幾何哉惟聖明崇
尚師儒非辟舉及科貢之士不以銓旣銓而績效著焉其
遷轉之序往往與銓進士科者埒上之爲臺諫次之爲部
寺屬又次之亦不失州縣長貳之職以故有志之士家貧
親老而仕者多就焉夫固有待而爲之也非以其可以樹
勳行道盡其量而將終身也今張君勤于吾臨川之士者
九年亦旣祓知當路而歷典文衡矣乃獨不得並薦才賢
陟萃要任司牧僅轉一學諭而已然則積雖厚莫宪其用
中雖閎莫肆於外斯行也得無重有嗛于中已乎予曰譆
有是哉君子之于天下也志之所欲爲者無窮而力之所

能爲者有限故狹夫建事必出于已智者樹功恒因於人君既以其所學作臨川之士而興之又舉此加彼使七閩之士亦若是焉繼今二邑之彦毖然而彙征內之爲鼎輔爲臺諫部寺外之爲藩臬州縣粹之爲道德蔚之爲文章立之爲節槩流之爲惠澤以熙帝載而贊王治於無疆皆君教成之效也夫宰相擇賢才以成天下之治君有賢才以備宰相之求二者於世道吾未能有軒輊也故官教學則官非卑矣翊化權則權非輕矣考其所成至與相天下者均焉則非不足以行道而建功矣彼位宅公孤義關弼亮巍然具瞻反之而無可以自靖者相去何如哉君何爲不怡然就職也而何嗛之有論者唯唯而退君聞之曰章子知我哉其同寅及館下諸生亦以予言爲然請書以贈君遂書之

贈金谿林尹赴京述職序

夫民之命受於天而制於君君治不獨成於是挈而授諸吏然則民之命豈但制於吏也自夫心學廢而吏道裂吏道裂而民命窮矣甚矣心學之切於吏治也本末之不貫大中之不立學之爲文辭之工焉爲訓詁之詳焉爲記問之多焉爲鈎鉗之巧焉出臨乎民而無可推以行也則詘詘而議曰夫若是其慢上而行私也若是其相挻以力而相詆以利也若是其狃于爲奸而易于爲亂也于是乎秦越視焉瘝曠智數之是矜力威之是騁而已積漸而習之驅頓而屈之民愚而莫之譏也懦而莫之剝落也則僩然自詫曰吏治之道莫

善是是亦足矣彼脂貌漆中者習見其然也則亦譁而和之曰是誠有治理效者也然徐而察之則事力耗矣物情關矣芳蓼盛而津潤竭矣甚哉吏道之裂之弊也不準諸天不度諸人不根諸心惟詐力之用奈何乎民命不窮且索也故夫民之未戾者非君與天之故也吏實未嘗知有心學之罪也心也者通天地民物而一焉者也致吾一而不二以二則存之爲至誠推之爲大順揩而敷之爲美利揭而置之爲爰法至易至簡平軋民物而施無不當爰必鑿出多岐雜施屢變而若彼其紛紛也是故心學明而吏道一民生厚矣金谿撫蠲邑其地隘其民稠當盱信二府之交其徼發科條視崇宜諸邑倍焉今嘉靖五年天子以南海林君來治之君不矜智不任力以廉爲輿以恕行之以慎爲楹以果運之以勤爲棟以簡操之有所建置也惟其俗有所更革也惟其時小大之獄其獘也參諸法必均諸情式貢之數其取也用其一必緩其二居三載而邑中翕然稱治平蓋自昔吏茲土而善者吏與之民與之士或否焉境內之士夫吏民與之旁邑之民或否焉與之而無間焉者君之外不多有也君殆優于心學而見夫夫地民物之大全者乎不然何其屠之安而推之順守之約而成之博如是哉誠使寓縣之吏皆得如君者又豈但金谿之民得其治哉君吳郡太守桐岡先生之子其流之所從來者遠矣固宜其有是也七年冬羣后述職君將諏吉北上邑文學暨弟子徵予言以祖其行故爲書此兼以風吾黨之士使知學問之不可徒騖于外也爲之序

杜埠楊氏族譜序

崇仁杜埠楊生鎬暨其弟錦頃與其宗老逸素南崧諸人重修其族之譜而請予爲序自宗法廢而系族亂史遷因之以作世家作年表遷浚而史法專主於編年世家年表之意微矣後世又因之以志族譜姓凡以聳叙聯屬綱維人道也然自唐以前其書藏于冊府其事領于有司士大夫又往往各自譜其族追宋及今則惟家自有譜而朝廷不復以此班諸職守宜其日趨于苟簡繆妄也夫天下之生衆矣原其得姓受氏之初固有本同而賜姓以別之者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是也亦有本異而賜姓以同之者婁欽項伯皆以高祖之命爲劉姓是也異而本同同而實異數世而後難乎不眩矣漢之初年春秋諸國譜牒具存史遷以良史之才博綜而橫掞之然燕世家自召公至惠侯凡九世其間爵秩名謚已無可考彼望國也久則猶有然者況自小國而下傳世既多去本益遠譬纓與皂混爲一區無可考隋以及五季之衰丐養假竊紛然雜出而此弊極矣乃欲牽合杜撰自其冦無徵者譜之以迄于奉祭者之身不亦誣之甚哉是故譜貴乎信則尊尊親親良心自然不假勉强雖有婞戾之徒亦必怱然愧伏而不敢肆天下豈有自賊本根而可以爲人者哉反是則雖壞丘隴而宫室之驅族蠭而奴隸之亦將安然爲之而不顧譜之不可不信如是杜埠楊氏之譜從來久矣乃今鎬等復承先志而蒐輯之斷自雲石爲始祖又首發凡例以輕棄其祖附非其類爲戒益與世俗所謂譜者不侔矣確乎一

家惇史也夫其譜之信如此凡楊氏之子孫覽之而孝敬慈愛之心勃然油然若或迫之固水木本源人所同有自然之情也其或祠祀不修墳墓不餙婚姻不辯慶弔不通强凌弱富吞貧衆暴寡智詐愚則譜雖信猶不信也雖有譜猶無譜也而予之序之無亦俳優媕人贅作剩語耶鎬也與其父兄宗族尚胥勉之哉

慈谿胡亦堂二齋選輯

騷

招浮丘君詞懷賢也章子獨學而寡儔故擬此以見志焉

山青青兮廻抱水油油兮縈紆樹旖旎兮鳴鳥沼澄明兮游魚閣崢嶸兮丹艧耽蓍廉兮不如素耿耿兮明璫綠縈縈兮晶珠望紫玄兮何許莽重關兮虎豹趨君胡爲乎不來此焉兮攸居

二

瑶席兮爲寢瓊芳兮爲輿琅面兮雲笈顯昂兮步虛歌閒發兮窈窕舞繽紛兮美且都攬韶華兮難再歎流光兮歲

將徂神鉛兮內瑩大丹兮可圖君胡不來兮使我心孤

五言古

登子陵釣臺

昔過子陵祠雲煙迷思足今茲復來遊軒楹淨如拭羣峯壯欲飛幽瀨鳴相激林深日蒼涼風清毛灑淅雲霞自昏曉題咏雜今昔世俗日衰頹兩端互肥瘠孅趨各爭妍軟美競按隙所以嚴子陵羊裘甘違適孤風信絕倫然乃太拘窄吾觀聖賢心扶顛還拯溺豈必務絜身不與世休戚中庸不可能此語非諧噱王公當代豪劉子駕已逸折衷契我心千載誇雙璧

五言律

錢塘時北上以病留滯卒復南還

越山看不足江水去何平不謂支離骨還成汗漫行長松煙共綠芳杜雨添青出處憑眞宰東風若有情

龍游舟中

江風吹雨霽野水抱村幽景近菖蒲節春深薜荔洲林扉清晝永松逕綠陰稠謾作臨岐別乾坤尚此浮

自蕪湖往姑孰

驅馬蕪湖縣天空曙色涼露蓮嬌欲語風稻秀還香迢遞鄉井徘徊過野塘幽懷無處寄清瀨起滄浪

和都憲孟有涯韻

東野高詩格寒蛩亦自鳴梅花新物候棣蕚亂鄉情天隔雙魚斷庭空一鶴清接簪何日事南去不多程

崇安留別汝都寺

把酒還聽雨他鄉各愴情幾人隣老馬到處聽啼鶯淨綠
依簷潤幽香入座清故山今咫尺春興滿懷生

同建寧郡教樂安余景華先生遊武夷

武夷奇勝地今我重來臨潭暖風雷靜山迴紫翠深抱琴
因鳳曲拂劍欲龍吟却愧驂鸞客飄飄散雨襟

其二

白日翻丹壁清風吟翠條道人頻漱玉羽客善吹簫王子
來何暮張仙去已遙鹿門還落落孤負紫芝苗

其三

落日千巖靜孤雲半壁浮鳥鳴雙澗合龍蟄一潭幽桂館
經年夢蓬萊此日遊前人如可作誰是共仙舟

七言律

初至建寧和憲副楊西嶼韻

建州風物自天開何處從容曳履來江雨夢殘還擁被朔
雲望斷更登臺溪光繞郭晴尤麗山色衝簾暝却回已學
支離從去任九霄鐘鼓更相催

同通守盧陵羅鳳洲登梅仙山小酌

小徑盤迴野水潯層巒高閣更杯深黃鸝暖日嬌相逐紫
燕輕風弱不禁湖海故人稀會合乾坤此地幾登臨天涯
悵望凭欄立愁看浮雲弄午陰

遊永安寺

虛堂燕坐更焚香鳥語蛛絲日轉廊僧定煙花知夢斷官
閒天地正詩忙籬翻離笋枝枝綠穲穊庭槐樹樹黃對景
風塵渾不計隨人至此已俱忘

赤壁圖

坡公懷抱誇奇絕縱棹乘流一舉杯天地尚餘爭霸氣江山久待供仙才霜寒月白潛蛟舞骨冷魂清孤鶴來一幅良工輸獨苦虛堂心賞得徘徊

題遺惠輿思卷送臨川尹林西橋行

明廷豪儁海邦儒來綰臨川大非符元凱橋成早小惠文翁學建陋前圖青雲已見衣生爭綠野猶傳戶有魚我亦建州曾佐郡可能中駕並君驅

董濟廳偶興

清虛臺館宜幽賞坐見東風催物華對客笑談能有竹隨時開落可無花喬林好鳥初離谷上苑遊蜂正擁衙對此神情應更進況當風景滿晴沙

贈朱存叅領運赴南都

存叅索我題詩卷我超然詩亦塵即使早吟猶適意若教無語或傷神人言絕似許玄度吾道何如鄭子眞此別幾時還接席相看應念百年身

七言絕

寄以方黃年兄

我憶沔陽黃判官停雲賦已夜闌珊何時來共鍾山酒翠栢蒼松相對寒

陳明水先生集序

慈谿胡亦堂二齋譔

天之生人、必有異乎庸衆、其所爲不朽于世者、施於生民之論議者亦謂之德、篤於躬修者亦謂之功、發爲德音者謂之言、見爲文章者亦謂之言、夫人有是三者而庶乎其全矣、臨川陳惟濬先生以其終始學道縣之明水山、故稱明水先生、先生年甚少而成進士、例當授太常寺博士、一夕思滌雕開未信之語上疏請告、夫太常寺博士散職也、上之非公孤無論思之任、下之非州縣無理治之責、即未優於仕、無大害於事、而必請告而歸、至三年而後出、且其三年之中、初未嘗謀及治政也、當新建倡良知之學、往而師之、一見有得、終身其

業蓋自孔孟以來千百年道統幾廢至象山嘗聚學者講
君子小人義利之章一時聞者流汗浹背蓋惡之心人皆
有之此夫良知之彰彰者也然久而道沒後世士大夫始
爲科舉其於良知之學僅從訓詁演爲文字以應世中更
汨沒於名利舉前之貌爲誦習者并棄之如遺於此有奉
教如一者道不在茲乎自後武宗下詔南巡太常寺博士
之仕非徒仕而已也必於其中有所挾持其大在乎明心見
性而明心見性則主乎靜靜則意有所主乃能利害弗疑
艱險弗避先生在明水三年從事心性之學蓋已極乎靜
矣靜則能明乎理故一出而能建言持事如此也且不特
此也先生嘗爲古文矣其言皆湛深經術繙之以正意皆
關乎世道人心不爲苟發至其詩豐腴不減風人一歸于
敦厚余觀臨川先正類有文集名世求其潛心宗旨本聖
賢以厲德行因心性以著文章卓然命爲豪傑未有若斯
之什一者要由其主靜出之故言語之末亦淵淵有靜力
如此也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余之嚮往於先生者不
啻於此言焉

言本聖賢則醇而理取明水先生古文詞

陳明水先生集序

慈谿胡亦堂二齋選輯

序

作象山書院錄後序

象山孟氏之傳也自朱氏之言淆天下士膠習聞非詆斥以爲入禪則附和以爲偏內東山白沙之論微而不章篁墩以來始調停爲兼取之說先生之道實不著者且數百年于天下矣夫先生之道辨釋氏既精以嚴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先生雅言之矣建安無晦翁靑田無子靜此豈有我者可幾耶然猶曰苟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道固不容二也孟子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言學以求仁也仁者性之德也是故尊德性之外無

學矣後儒析而二之則思孟之意亡矣而顧先生之意又何惑乎先生曰學有本領六經皆我注脚秦漢以來學者乾沒糟粕蠹蝕筌蹄以爲功雖賢者亦直不百步耳濂溪明道乃克振孔孟之墜緒而尋復溟涬蕪積習滋毒至先生眞所謂取日虞淵者而是非不著遺書罕傳某也雖生是邦弱冠筮仕始獲購而讀之用克知其道時則郡守河南李公茂元始刻以廣之而陽明夫子序焉推明聖學之宗由二子直逮先生而論始大定先生之道蓋至是始一光矣獨慨夫象山書院東南洙泗而復鞠爲禪居其地今屬貴溪竊嘗欲恢復之而未有所遇今三衢程毓賢之爲金谿也始創書院于南塘而復招相釋奠不亦爲之兆與其規模形勝雖若未程侯崇尚之心然樹之風聲著之甲令所以振邦人而遺後賢者多矣夫不知先生之學焉者蔽也自謂曰知而身實遠罪浮于蔽也甚矣某雖不敏尚願與邦人士交勗而光紹之乃名其後堂曰辨志嗚呼此先生之所以泣白鹿諸生也我邦人士庸亦重有感于其心乎于錄之成也書之

送學憲少湖徐公入補洗馬序

少湖徐子尊良知之學以教我江右維茲多士既靡然嚮風矣聖天子重簡宮僚謂蒙以養正聖功也念皇儲方冲非知聖學者弗宜而洗馬又詔之以經而納諸道者也于是再易命而徐子與東廓鄒子並拜司經海內厭望焉少湖以書來別明水子追而送之弗及則申言以貽之曰聖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非能加毫末于其性也童蒙

之吉以其去赤子之心未遠也無聞見以滑之泊乎其未
兆渾乎其若未琢之璞善養之則其復聖也不勞矣唐虞
以樂教胄子而三代因之蓋取諸此也是故養蒙者致一
以感其良心而已二三其德則將以不肖之心應之故曰
初筮告瀆則不告其曰筮使民如承大祭之義也而況于
道儲君乎非一德剛中其孰能與於此自孟氏沒而聖學
亡瀟溪明道始尋其宗而象山慈湖繼其緒然遇神理之
英明而道終不行何哉彼其春秋盛而聞見錮無復童蒙
之虛純欲盡洗其積染而還其初心勢固難矣是故格心
之于養蒙也違矣自是而後道術益裂于天下所謂多學
而識義襲而取者世儒虛排而實宗之又數百年而先師
陽明夫子出始揭良知以繼羣聖之宗而親炙若東廓私
淑若少湖溫易精粹皆其傑然者也乃受知聖主以究先
師之業固四賢所不能遇也茲非千載之會邪是故二子
之行重矣昔四皓隱者才非出于漢廷諸傑也然不動聲
色一出而格高祖一念之非以安漢羣才莫敢望焉者何
哉彼其素有以奪人也況有道者哉二子其必有以揚天
子之休對天下之心矣多士不亦與有終哉乃幷以貽東
廓氏

郡侯玉洲陸公入覲序

刺史古諸侯也秦郡天下以降雖守刺靡常然與天子分
土而治寄千里生民之命視古一也惟季世牧守屢易俗
方異而令人殊甫驅民而吾從則代者且至而變革之矣
民惟奔命之不給囂然靡所適從其又何利之受而善之

嚮耶然世之所謂才知者又每好煩其令以新民之趨非是若無以起其聲者嗚呼此天下之治所以日入于偷也是故君子之于政命也苟非無不刋之利使後賢足法焉則莫若循其故而慎發之猶亡紛更之獘足與民相安于無事也吾郡侯玉洲陸公醇謹長者溫然與物無忤其刺吾撫循循奉職務與民休息一無所更張守務自信不務標暴其名獄惟其敏耻峻法以譽下粉飾治具以要上故僚屬得赦其忠百姓得輸其情頃大饑六邑恟恟公鎮之以安靜乃請振而撫獨免豈非所謂其政悶悶曰甚賴焉故隣境皆慈亂而撫獨免豈非所謂其政悶悶曰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者哉庶幾豈弟之遺風矣於是將修述職之典以行貳監殷輔燮齊黃公而下豫餞于東川之津予獲與從焉相與登彩鷁凌秋風放乎中流酒行樂作間歌別調于是燮齊子瞿然興實爵而進賦蓼蕭之二章西河賦裳華鶴山賦采菽龍渠賦彤弓予亦賦淇澳之首篇公皆拜而酬爵賦小明之亂以答之越三日公則信邁諸大夫屬敘贈之辭不獲命乃述公之德政復第諸大夫之賦而申之曰夫君子之入覲也爲龍光而有譽處則車服之庸弓矢之錫斯至矣終之以膺武之晚德則古諸侯之盛者也而公以靖共正直處勗則贈處之義于是乎備矣請遂書諸縑以相公行

送別駕江潛公擢歸貳紹興序

會稽僻在東南海隅而屹爲南鎮與中州五嶽並雄者禹嘗會諸侯于此而舜之巡狩封焉故其地有舜禹之

風夫以鎮山之靈而又有大舜之風百世之下宜有毓靈
風聞而興者然春秋以降越徒以伯抗雄中國而漢晉以
來嚴朱王謝以文學風流被江左曠數千載至我國家文
明之盛而後陽明夫子復出乎其間始得其精一之宗以
風天下何其久且艱哉陽明夫子之興也昭揭道心以息
淆說若大明出而爝火熄使途之人皆可爲豪傑之士景
從雲集趨會稽而受業者眞若登舜禹之庭以川之不肖
亦獲與聞緒論焉今夫子沒且二十餘年而風神鼓舞聞
而興者猶環起于海內未已也而況負豪傑之資得吏于
其土者哉羅江潘公自沙鄉人也其舉于鄉也以文學倅
吾郡美政姝績未可數而稱也然皆未足以盡其豪傑之
時于白沙之道德風韻葢已童而習聞之繼以

守土屢謁象山康齋之祠而景仰其風烈固不必如白沙
之擔簦廳糧而至也其所感而興者不既多乎余每見公
言必稱白沙嘗因試諸生與論天人合一之端未竟其說
而公尋奉臺移有事旁郡余亦卧病杜門者數月比其反
也則擢貳紹興之命下矣余方惜公之別而又慶天之厚
公得吏于其土也公將旅于南鎮謁禹廟以及陽明之祠
其對越聖神所以感發其衷而觸其機者必有精進于前
者矣退而欲得其人也則吾友有龍溪王子與緒山錢子
者偏得陽明之道居于雲門禹穴之間于旌在郊其必有
以畀之矣公誠取諸山川神人而宿于道德也則自貳郡
以至顯擢其所發宣樹立必皆位育參贊之業矣豈直與
時之廉吏能臣角殿最哉夫天數成之而弗自任以道是

謂負天可與共立而不胥訓告是謂失人以公之英邁其不負天也較然明矣余敢失人乎故于其別也坐進此說亦庶乎以拱璧先駟馬哉

壽周太夫人應氏八十有六序

峴峰因于掌撫教者六年士方向風一日念其母之耄也浩然有歸志郡守擴齋曾公而下咸固留之而周子思不寘諸生乃造明水而請曰師日以不得歸養爲戚先生其所畏也誠得一言往爲母壽庶幾少慰乃心而緩其歸圖他日捧檄歸娛徐決行止此諸生爲天下惜才之心也乃若得久于其教諸生有私幸焉明水爽然咲曰諸子言則美矣其爲周子謀則迂也母子之愛天性也不可解于心周母八十有六矣吾聞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周子擢不過爲郎已耳顧欲以易之惑矣而況于予言乎君子愛人以德而成其美吾敢爲姑息乎哉雖然周母之壽則奚容于無言夫尊高年所以老吾老而況同志者之母乎而又況其賢者乎吾聞母其少哭親也幾喪明歸于周逮事舅姑甚順事伯姑如其姑二族稱孝焉以寬濟夫子之嚴和姊姒而化之鄉黨稱順焉使其子就仁賢獲聞聖人之學國人稱慈焉其無妄言遽色不苟取不責報可謂貞而惠矣菲衣食而豐賓祭可謂儉而中矣六德在躬不亦賢乎是可頌也已夫頌雅之禱祝及於婦人者鮮矣惟昔魯僖公修閟宮之教以及宗廟國人樂而頌之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聖人筆之列于商周之間是魯公之所以顯其母也今周子聞良知之學身致多士則所謂敬明其德

匪怒伊教者其殆庶幾乎多士方思克廣德心則樂其有壽母而歌頌之豈得顧後于魯人乎哉昔者孟母三遷而近學宮曰是可以居吾子矣以得習于禮樂也而孟氏卒成大儒況居處學宮司禮樂之教者乎故周子雖遠于養母老而安之者孟母之志也然則周子之所以成母志者豈直以歸養爲足乎夫昔之賢母有之也若夫壽天錫之也使母之媲美孟母而壽之于無窮是則在周子已矣

宜黃河口李氏族譜序

嘉靖庚子予延蓉山董君傅長兒本明水山中董携其徒李子明時明英偕性質醇敏余甚器之自是往來予門下問學者歲不絕因詳其家世之盛知河口李氏者禮義之族也辛酉春仲二子過余再拜而請曰吾宗重修族譜敢以先生一言弁諸首且與有以詔吾後之人余謂君子欲隆孝敬以重本源敦雍睦以齊子姓莫大于崇祠祀明譜牒今子之勤斯役也其知所先務哉廼爲之序按譜李之受姓其來遠矣粤自有熊國君至皐陶爲理官子孫以官爲氏老聃之生以李易理秦漢魏晉代產聞人唐高祖淵季子元嬰爵封滕王爲洪都刺史滕王子震遷撫之桐林嶺震子環遷宜黃之湖坪環子四戚守故土成居菱源武威各徙南豐至光祿廸乃由南豐凡再徙而居今河口遂爲河口李氏傳世既久徵序蕃昌環茲土而宅者星聯棋布濟濟雍雍崇文教尚敦朴庶而有序富而有禮傑焉爲吾邦望族噫盛矣至元庚子有敏學者嘗自譜之永樂甲辰彥清氏再修焉迄今且百四十年矣譜其容以無作乎

今觀李子明時之爲是譜也氏族之源流遷徙之脉絡世
派之聯續生卒之年月墳墓之形勝祠宇之建置以至男
女嫁娶祭田祭器紀綱條教靡不詳書而備載焉其庸心
亦勤矣後之孫子雖不信也一稽譜而親疎遠邇長幼卑
尊枝分派別井然不淆所謂重本源而齊子姓者其殆庶
幾乎嗚呼譜茲成矣吾何以詔之哉藐明允氏謂子孫之
繁庶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河口之李吾不
知其幾千指矣皆一體而分者也聖人之學以天地萬物
爲一體是故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參
贊位育皇皇汲汲不敢暇逸者凡以自盡其性以達其一
體之仁耳矧族之人實爲一體而分者乎故不知所以睦
族不知所以成身也族有一賢者出焉是吾身元氣之所
屬也則相與調養而保護之一不肖者出焉是吾身邪氣
之所干也則相與藥石而針砭之舉凡安危休戚皆如疾
痛疴癢之切其躬則一體之仁肫肫乎達于九族而成身
之功斯其至矣不然情與塗人等耳譜牒之修具文焉已
耳奚足多哉余卧病久謝絶筆硯于其請也力疾書此以
貽之李之父兄子弟寧不有聞余言而躍然者乎是舉也
倡義效勞者七十人具刻名于左方

記

約亭記

理國其猶理身乎自一心以達于百體神氣靡不貫疾痛
罔不相關經絡絮殊各有攸屬善治者必分經別理而刺
之然後元氣四達而膚革克盈善刺國者何以異於是昔

周公經理王畿以極邦國鄉遂大夫受法于司徒而頒諸其羣吏自州縣等而下之比隣相糾受和親有辠奇衺則相及其長主之至于氓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則自閭胥上達以去民違邇爲疎密故下易守而上易知其追胥竭作則以師旅起焉是條理至精而其操至約也蓋周公以元聖之德行其一體之仁其視奸惡之伏于閭里也眞若邪氣之客于經絡甚者若癰疽之發于肌骨足以壅遏元氣而危吾生故必刺之使散毒之使潰而後已也其道之遷善遠罪也眞無尺寸之膚不愛惟恐滯于邪毒而變爲癰疽也故其仁化之洽淪肌膚而浹骨髓至于比屋可封雖後王衰亂民心固結于禮義而不可解以其理之者素而養之者深也自秦郡縣天下而王教絶然秦以相收連坐之法始伯業固已竊其法而虐用之後儒悲王政之熄有達而爲保甲以行諸天下有窮而爲鄉約以試于一鄉明道之爲邑亦嘗立保伍法治焉要亦祖述周公而變通之以趨時皆足程於後世郡侯廓齋會公酌行鄉約之法重以淸介方正之操身爲民軌無一人言得以撓其確然之意豪黠之奸法則即一二甚者痛繩之而又數與諸生講周孔之道崇陸吳之學以風境內謂宜約化之行不止循良之治而已也然或奉行之弗力委任之弗中不副公志而顧爲約病者有矣或迂其效而遂欲沮格之夫中才可道而上下者世恒八九也撻記書識虞則然矣況在叔季獄訟得參稽焉今比隣之寇究官府不得盡聞者是籍惡之應虛也約之本法豈端使然哉

若謂國制夫家爲甲甲十有長而復舉者老一人兼制之凡其里之小紛得分理焉祭祀讀法則有醵知奸弗舉則罰同亦周官之遺也則一申明之足矣夫今之坊里豈祖宗之舊哉困于其役而弗振散而之四方者十不知其幾矣即有苟存其世者官府固奴畜之欲檠使之導民易俗得乎哉吾將新其視聽而作其志氣重其人以利道之斯其爲體國艾民之令術從周而善述者非耶臨川五都約所在前坪梵宮約正黃汝翼與其里之諸生聚謀以先師之主介于象教非所以尊道重禮乃搆亭于佛殿之後公勸農或至焉猶然而嘆曰亭則美矣異日將不爲僧有乎已而黃子捐地一區更築之繚以周垣翼以兩廡而門其南于是鄉之老稚肅然改觀知嘉會讀法之有定所鄉之脉絡始相通焉公雖遷去茲固後賢所倣也異時鄉約化行其必自茲亭始矣工既請祀余邑人固一體也不敢愛其言亭經始于嘉靖癸卯六月十五日落成于八月廿一日東西五筵其深殺三之一是役也約副傅良弼相其成車璞程其工捐金有差如約士詹賢達輩者具刻名碑陰以志其義

議

宗法議

明水子曰大傳所載宗法諸侯國族之制非通禮也夫惟諸侯族人不得以戚戚君位故命別子爲之宗于是始有別子爲祖繼別爲宗之禮非大夫士之宗道也支子爲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不敢奪宗也然則大夫斯戚之

矣又奚以別子爲哉苟以嫡長爲祖則非別子繼別之義矣周禮大夫三廟不及其高有禱焉爲壇祭之繼高之宗五世乃遷則小宗且踰大夫矣而況于大宗乎惟國族重以君命故大宗得擬于大廟小宗得亞于大宗而不以爲僭也今大夫且不得爲者而士庶得通爲之禮固如是舛乎哉且別子有君命矣又以公族得爲卿大夫爵祿不絕于朝輔宰具備與國咸休于是始可以世統宗人雖百世而莫之遣殆爲之齊衰三月大夫以下至士庶之家遷徙零落勢固萬有不齊矣欲比而同之得乎世儒不觀會通鑒用經禮欲通公族之禮于士庶至不可行委罪世道不亦惑與夫士一考廟王考無廟而去之王考爲鬼庶人無廟而禰于寢周公非以薄爲道也程叔子曰高祖有服安得不祭其家却祭高祖是士之祭高自程氏始也德厚者流光位卑者禮殺上下有等夫祭豈以服制邪一廟亦及高曾於禮無之同堂異室君子之所以陋漢也苟俟國宗法下達則士庶當直爲五廟不宜復沿漢制而重殺之然後世儒者終不敢爲而易廟以龕者是必有制乎其心者也周大小宗本法果如是乎哉然則吾安所適從也夫諸儒之議我明姑采而頒之附于燾典自公卿達猶明禮也夫君子之事其先也不得爲而爲之是誣其祖也其失也僭得爲而不爲是儉其親也其失也薄是故宗祀四世身祀四宗吾從時制焉耳而不敢立大宗焉禮有大宗而無大宗而後之士庶乃欲冒爲之甚矣然小宗日分則族散而莫之合也於是竊以議起立始遷之祖之廟而弗宗焉

世以族之長而知禮內外具官者歲率羣宗一祀之或猶恐其謙于大宗也曰是亦不遷也已又烏在其異乎曰不祖別子不世其宗享不偩時祭無適主主不統族又烏得同于大宗乎歲一行之亦幾於壇之矣且古祀族厲夫始遷之祖顧不重于族厲乎是故繼高之宗羣分于下而支流明叙矣始遷之祖獨統於上而本原合一矣是故欲報本追遠敬宗合族勢可行而禮不背者斯其庶幾乎若今之公侯伯則可以奪宗而立大宗矣我曰古宗法爲統生者耳

墓表誌

巡撫延綏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五溪萬公墓表

嘉靖癸卯正月某曰余友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五溪萬公卒某月某日公之喪至自宜君余病足不能奔吊乙巳十月葬于邑南單峰之陽又不能會葬厥翁台峰公以何子德徵之狀來使表其墓病未秉筆明年春足瘳始躬拜墓下且宿草矣尋入會稽汪子子宿與遊天台雁蕩具述五溪督學時風誼相與追論風昔感慕欷歔因念久負台峰公之委比歸遂譔述之公諱朝宇汝信所居前有五溪因以爲號學者稱五溪先生世祖壽軒爲元承事郎自某處避兵江南家進賢之折桂里曾祖某以鄉舉爲大理教授祖某以進士累金華知府封府尹俱贈右都御史金華公三子台峰其長也由進士歷延平知府配吳氏贈恭人次卽治齋諱鏜南京刑部尚書季諱鏸遂與余同年鄉舉吳以弘治戊申某年某月某日生公舉正德辛未進士其魁

禮闈則陽明王公識之也壬申授寧國推官戊寅以臺諫
微時台峯公爲御史公固避授儀制主事乙卯武廟將南
巡公及吏部夏子于中慮有濠變卽同疏諫留余時在太
常亦附名焉而兵部黃子伯固陸子汝亨亦同時上六事
語尤剴激于是五人者俱下獄已而舒子國裳與子宿率
同館朱子守忠率臺中暨諸省曹俱相繼伏闕諍之上益
震怒復繫後疏者獄已乃悉拳桔廷跪數日杖而謫之汝
亨死焉而公與余四人者削爲編氓于是駕亦中止先是
斃于杖者十餘人及獄中聞命余因遍察之其不懾者多
憤激夏子亦奮而具書遺囑後事獨公與伯固及張子維
喬神色自如後得生還往來論學益密上嗣極復諸謫者
官公尋擢本司員外郎遷主客郎中調職方甲申推浙江
提學僉事丁亥擢副使提學如故庚寅擢本省左參政爲
忤者所中調廣西繼擢本省按察司甲午擢陝西右布政
尋轉廣西左戊戌丁繼母胡恭人憂辛丑服闋補陝西未
幾擢撫延綏自推官至巡撫所至有政績賢聲澹素不渝
如一日臺臣論薦無虛歲御史潘公倣巡浙時薦之曰學
覩聖賢之奧才兼儒吏之全則知公尤深也其在主客見
邊夷競貢濫惡取內帑厚直以爲常公裁之過半歲省繇
幣數萬外人莫之知也余後承乏得取則而觸類焉其在
延綏布德明令得將士心而寢邊謀至於募健卒以補缺
伍相邊地而稼穡之得晁趙之遺策焉壬寅秋言官論邊
事當路以公風土弗宜得旨改用邊人留之不得道中寒
疾卒于公館享年僅五十有六公天常甚厚外和內明博

學精思存心經濟樂以經術迪後進與物無相劘刃習處者未學見其忿怒之色故孝友著于黨閭忠信孚于寮友豈弟宜于人民節義高于縉紳而器度備于天下無知愚知不知莫不信而慕之人以爲司馬公之流乃不得大用以究其志君子惜之公嘗語章子汝明曰吾生無他長惟紬繹義理眞若芻豢之悅口蓋公既光承家傳而復師事陽明益厲志聖學居浙歲久所見日精曩余吊公商論格致之旨坐忘夜分蓋克乎其有得也其文章悉根於道而嚴健雋永識者服之然多散逸諸孤方幼未暇裒集也娶徐氏封恭人先公卒初公艱于嗣而徐少橅木之風台峰公患之俾余讓以大義後道遇公言之公曰吾非不知欲俟其自化耳余咲而迂之後以副室丁生橋及棣而胡生棣徐皆及撫之則所謂化者豈欺我哉余觀諸孤秀發必有世其家者公位壽俱不究德食報者庶其在此

李節婦陳孺人墓誌銘

節婦余諸姑也世居城南之仁孝里王父孟淵府君王母聶生先君兄弟姊妹八人而姑爲季性慧而貞柔而立笄歸城南李君芳三年而李君卒姑哀毀幾絕已而生遺腹子曰義姑矢死抱節雖免喪亦屏脂鉛終身不御華麗非疾病未嘗一日廢紡績始族人欲奪其志不可則時肆凌鑠先君與別駕叔父迎遷于別館以保定之義長教習舉子業不成去爲椽亦莫之竟姑卒餘二十年義不能塟先君臨終囑不肖曰吾所遺憾者惟寡妹在殯耳吾家有衆山在南埠之金錢源可塟也汝其終吾志不肖繼遵大變

僅存視息數年乃克終先隴之役始使人相之則山已爲近民所竊鬻而侵塋者久矣顧其中隙地尚廣可塋乃卜以是月某日窆焉其兆向辰川也謹誌其畧嗚呼姑之貞節人無間言然不爲駭俗行故不競傳其時有司亦莫有上其事者既沒則法不得舉故不獲與旌門之典嘉靖初上欲加恩海內令臺省上當推者時川待罪儀曹嘗與末議謂茲旌格必踰五十者慮弗有終也沒則固完節令終矣乃顧不得舉是法不及亡非崇褒節義之全體也當令無間存沒議上可之竊意姑之潛德自是升聞而四方應者紛及洪武永樂間眞贋漫不可考尋復罷則姑雖欲一毀史志其道無由矣然責在不肖何敢使姑善不彰故直書其事爲之銘使其言足信於後世亦可竊比于野史矣

姑生于成化某年月日卒于正德某年月日義取楊氏多男子而皆殤今存者惟一曰廷貴銘曰弱齡剛志苦節恒眞國典所遺鄉評則信相彼昌竊粉餙淆眞孰與實浮可質鬼神欵銘一室信史千春

書

答程習齋太尹 甲午

春初辱枉教深服英邁頤恐言無倫次坐孤下問之誠元貞來乃聞推許過情良增愧惕近復拜書儀之辱謙虛有加焉益禮益卑而不知其知之曰崇也所謂投閒之私每乘喜怒而生尤見自訟之實民務倥傯儻中而能精察若是可謂篤志者矣倍用降嘆然喜怒恒情也而中節焉則君子之所以位天地育萬物也何私其能乘之苟其不中喜

怒卽私也又何待乘之而生故君子之學求喜怒哀樂中節而已矣節也者非有豫定之式可以求諸師友簡策而得也吾心昭然權度隨事著見有不可過焉者所謂帝之則也故曰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程子曰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苟能于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除而于道亦思過半矣顏子之好學惟在不遷於怒而王佐之道脩焉舍是又安所取衷哉記曰軍旅斧鉞之軍旅斧鉞者先王之所以餘怒也怒一也聖人至餘之以爲過衆人徵諸聲色著之鞭笞而或不免于濫焉毫釐之閒誠不可不審其端也大人之平天下平其好惡而已矣無有作好作惡固蕩蕩平平之王道也苟君子之學惟在平其好惡則簿書期會之間何莫非吾立誠之地哉來諭謂體認天理雖簿書不以爲累似亦微失鄙意猶離道器而二之也益卽簿書而求盡吾心焉所謂洒掃應對上便可至精義入神斯致知之學也已世之君子之于簿書也卑者旣逐以執事之高明生慈湖之鄉尹象山之邑而拳拳斯學也沒以爲精勤而不能以自拔高者又復厭棄以爲長物而若是宜必有以啓之者矣尚俟他日躬造請其所以大悟莫之順應則亦烏能得其廓然大公之本心哉昔象山屢者同郡友朋金谿爲盛固先師之風而吾執事鼓舞之機答慈湖之問姝未了然一日因舉劄記以啓之而始大悟亦不可誣也山中近會俱承以力送之非獨谿人感匪翼之勞而不肖亦與受惠教矣敢不併謝諸子還附此奉復

雖已覺多言然猶不盡意也

簡少初徐司諫 丙午

比足少瘳乘興入浙道遇貴同年見湖萬子乃知榮擢首科欣慰無量君子之學非樂其不見知也其遯世無悶亦並行而不相悖耳吾兄之擢不可謂非知遇也知道者廣布廟堂之上其所以默扶世教蓋有不在章疏之間者顧其用心小大何如耳相知之淺者感以直言望吾兄僕未敢以爲言伯淳曰使人謂之啞御史亦可且只是格君心則是撫拾臣下短長塞責者此特成其私耳雖然志必有所存而後可也今于格君心之責且緩則所以爲天下計者將安在乎吾願吾兄堅志遠圖以成其大毋徇時漚近見期不孤矩遇耳至其大不可安始當以去就決之可也

客途無以寄賀乃先爲此迂論者亦相知之深信意漫語不自知其過也張浮峰久於此學當必透悟朝夕同事幸無忘相成之意龍溪久在常弟亦遂如武進併訪荊川念菴前亦從匡廬下金陵或合併武進未可知也緒山乃弟行便布此奉候不盡欲質

簡羅念庵先生 丁未

小僮還奉手教愧悚久之弟雖罷駑不足取信亦不意不相亮一至此也鄙見嘗謂身譚道義而顧使其子日攻利祿之媒實切恥之近見兄上根眞悟一切凡情世味解脫淨盡心獨畏服爲小子擇師在同志中無踰門下者故使不遠千里服役山中日就陶鎔庶幾得少益父慈耳豈敢以舉業累門下哉小子自幼學以來未嘗理會傳註曩延

蓉山山中兩載始令學作古文一二篇前歲延吳秀才傳之亦同志篤行之士力勸習此以爲無妨始令隨衆作務終歲亦未嘗課督之故歲亦已寅之矣小子年已弱冠不使之入學正不欲以得喪重奪其志也苟其學成德立果有用世之志則徐治之如象山所謂餘見君之羔雁亦未晚也今無其志而徒使精其業不亦自賊其子耶乃敢復使越疆以來速化之術其畏愚悖亦甚矣前見同志授徒習此雖其隨緣化度志有所存然救十一于千百亦非愚陋所能喻也敢重以此累公哉而重啓來疑無亦以謀諸南亥之說邪他日可相質矣尚巽姑留館下日親道化則動靜咲談無非教也豈必談經授業哉承天池九華之約尚在秋冬間其時携以東下弟當趨會劍江之滸裹糧相從或掖以隨行或使之歸省亦有半載在春風中當不孤初念也道義一體之愛幸終亮之近見尚容面質醉後草草不盡

與平野朱刑曹書 壬子

敦江來辱書惠感慰無量且知其時有尊堂太夫人之戚遠道無便莫致賻帛良負耿耿書中平易質實無一浮言具見誠心直道迥出流輩而安貧篤行不變於俗貴同年同寮亦往往禰服甚慰期望之心爲之欣說恨無緣相聚傾倒一致贊襄耳近聞讞獄兩浙以君子之心而奉寬恤之命其所平反生活必多茍不識一一中節否耳近時尸此任者多主於故出情有所倚未免過中乃至於縱奸惠匿甚非所以佐聖明中和之治也不知吾子于此見得何

如噬嗑以明罰勅法豐以折獄致刑旅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而賁以明庶政毋敢折獄則刑獄之難聖人蓋愼之非德性至明莫勝其任先賢云虞庭羣后惟皐陶嘗明長于知人則君子之當其任者當隨事以學求盡其心庶幾德業日進可入聖人之域矣不知敬愼以臨之其能得明允乎哉吾子于此其自有日進而自得者矣幸毋惜示惠也

簡霍渭厓宗伯 己丑

川自戍海以來簡廢世事道誼故人如執事者亦缺修問爲罪多矣近附到常山書捧讀數過辱念及老親感激泣下海內相知孰有不遐遺如執事之德之盛者哉川自念亦素有志不達時變自速罪尤方痛自懲艾無以謝于明時況今病軀枝腿甚苦陰雨瘴嵐雖在壯年藥無虛日豈復有他念哉但二老在堂日夕憂念則誠有如來教者得資餘力效役荷殳終侍菽水豈非極願哉弟恐執事大公之心未明于人則川以干謁之議累門下矣然亦豈敢以小嫌虛高誼耶況今聖明在上千載一時匹夫之獄必得其情勢誠欲使無一夫不被堯舜之澤者而川辱從王臣之後顧獨抱寃海角爲聖明之累豈敢恝然自喑以慰君父哉執事大意欲詢玉之有無則夷人未始失玉也通事誣奏凡三疏亦未始言之且曰夷人誣言則事可思過半矣緝事者訪鵜湖有人饋玉疑出于川鵜湖自而川竟坐豈非所謂火及池魚魯酒之薄而邯鄲之圍耶海角餘生天日益遠惟明公調元弘化使川得爲一太平民受賜多

矣

慈谿胡亦堂二齋選輯

五言律詩

遊焦山

滄溟門戶在白日古今流徐市求何藥焦生得此丘潮還山石長江沒海雲浮煙樹如招隱霜蘆獨繫舟

聞命戍海別獄中諸公

風塵慙作客逵行更逢君轉覺青山貴空悲白日曛鳥啼天木樹劍拂海東雲惟待秋風起登高望鴈羣

觀釣

水落碧潭澄溪翁釣武平山廻風艇正煙淨雨簑明自放滄浪調還逝渭水名忽看驚鷺起天際羽毛輕

登鎮海城之二

聖世今觀海狂夫此荷殳龍宮通弱水蜃閣接蓬壺盡日
孤帆見長空一鳥無狎鷗從散髮縱酒誦康衢

觀海之二

江海多蓬矢東南一戍樓周天低漫浪大地靜浮洲鸞向
三山下鷗從萬里遊鴟夷何似者先我弄扁舟

鸚鵡之二

鸚鵡禽中秀能言已獨奇相輕便嚨俗見貴苦南移楚國
禰衡賦吳江太白詩莫嫌經品藻千載托名垂

雁至之一

賓雁來何晚南飛掠客舟本乘時序動豈爲稻梁謀風捲
寒聲迥雲同暮影流淚寥天萬里藉爾點清秋

蠅虎

衔舟便晝臥撲面苦秋蠅憐爾解人意捐渠亦自能食饒
終勝虎擊狡未論鷹秫恐營營勢孤才或不勝

譙石

偶作泛舟行秋深江水清山迴譙石驛樹隱豫章城夾岸
丹楓轉衝船白浪生朔風何事急鴻雁日南征

七言律詩

歸舟阻風

澄江風急白沙飛偶上沙堤歷翠微坐羨征帆騰逆浪忽
驚鷁鳥下斜暉千章樹色圍村屋百里山光媚客衣莫聽
舟人訟風伯興來隨處是魚磯

九日承聶雙江代巡携宴西禪寺同高侍御郭水部

席上限禪字韻

幽棲吾亦近逃禪九日高風下遠天即對蘭花元勝菊況
逢竹葉正如泉霜臺道氣懸秋月水部詩名動早年日暮
忽聞歌古調牛山落木可凄然

至西禪又懷聶雙江柱史

靈峯穩臥水雲寮驄馬高風獨見招春鳥好音時出谷靈
舟薄莫正乘潮山城畫角年來緩野殿鐘聲月下遙應有
精神凌寶劍坐看星斗動雲霄

哭陽明師

德旌初格有苗回萬里悲風禹穴來神武邪應天柱折人
文重見泰山頹江寒仙蛻歸千里歲晚哀歌動九垓却憶
故園删述處草堂空對越王墓

歲除接恩詔許還山二老兼有侍養之典志喜之一

百年至日遇天恩萬里春風度海門北極朝廷明日月南
郊典禮定乾坤使星滿目臨分野遷客驚心得故園便向
煙霞收寶劍飽從樵牧倒山尊

從大關行遊武夷山

武夷雄鎮入閩宗炎海來飄九曲蹤衣轉洞天幸薜荔槎
飛河漢機芙蓉丹厓日射仙人掌碧水雲依玉女峯信有
隱屏如岱岳莫年風骨欲騰空

康太府招宴雙江樓次璜溪丈人韻二首之一

萬家山郭帶雙流止有飛雲千尺樓傾盖獨登康樂宴憑
軒誰抱少陵憂頓令五月無新暑下見羣山識舊遊詞賦
已經開氣象干城今復使公侯

天池遊眺讀先師題刻

五老垂衣坐紫霄天池僅在五峰腰寒溪翻雪雷長鬬夏水舒晴暖尚遙雲起粤甌皆北擁山隨江漢盡東朝仙翁一過無消息遺得清歌入洞簫

師惟審先生集序

慈谿胡亦堂二齋譔

余於臨川前達得師惟審先生之所爲集集既定而序之已類寘棄復又左遷鄱丞後以獻文得賜環部署旋引病自免于其作詩每以仕位坎坷自傷蹇拙考其大槩抑亦其人直道自守不合儕偶故至中於銓法奔走險巇有大不得志於中而言之者昔屈子以忠貞見擯于江濱憤讒人之高張疾主聽之不聰乃著爲離騷其文遠引曲擬以寄其志後世讀之不勝其悱惻焉然湘君雲中之辭孺慕其君反覆沈洄而不釋所謂怨而不怒故嘗爲論之曰屈子之騷可以繼三百篇者也先生當明中盛之時幸無屈

子之遇徒以學成綱羅不得以所能親幸于上有所感慨雖仕外官嘗繕西京賦平夏頌以進其文博大而謇諤精銳而淵堅有超越前人之槩設使其時如漢用長卿之故事處之即不必得大政而雅刻侍從優游一官嬋其著作可以無憾然賦頌既上宣付史館一時文采所表見亦不可謂不榮矣乃其所著爲詩取材宏而用物富音律老健皆可玩誦擬古則逼文選五言則在中唐於其諸體尤復爲長其作元日詩自以君門日遠雖身在江湖而心懸魏闕忠愛之意油然而宦遊所至楚沅貴竹天中於越之間莫不寄其篇章蕭瑟幽貞之氣敷于言下後之人試置身而處所爲流連景會發舒憤懣至今猶得髣髴其人有所興起士君子不得大遇于時而徒托于詩以自傳其能自已也夫

是深于文選理者也擬古雖未必各肖其人要爲魏晉氣味不類唐人近體亦自是方家動止可傳何疑焉

帥惟審先生集

慈谿胡亦堂二齋選輯

文

進呈二京賦疏

原任南京刑部廣東清吏司郎中今回籍養病臣帥機謹奏爲躬際文明無由效忠謹獻二京賦以隆聖祚事臣聞宣人心之精不可無言鳴國家之盛莫大乎賦在昔東西兩漢關洛相去止八百里漢祚中失光武再造前後已分然班固張衡猶各爲二賦以侈其事趙宋偏安都汴益畏界不足彌數當時儒臣周邦彥尚作汴京賦以獻臣伏覩我國家膺受曆數包合寰宇南北兩京並建延袤至二千三百里且成祖遷都于治安全盛之世又非光武可同方

將配天地之無疆同兩曜之貞明誠宜有賦以詠歌盛美而昭代詞臣墨客其入已往者彬彬稱不乏人而二賦尚缺豈以班張制作難以復加慎讓之過矣乎如臣蓬衡蔀品樗散陋姿既非班固身爲侍從又無左思秘書可求人地孤寒見聞淺狹如螢爝之微曷足以增日月之光榱桷之材豈可以勝棟梁之任敢以諸詞臣所謙遜者不知而作哉獨念臣束髮至今癖書蠹簡殺青置硯而竟窘蠢泥沙禿落英耀望日常蔽於戴盆占星未遇夫賜環先是萬曆壬辰之冬臣左遷河南彰德府同知冒昧獻平西夏頌一篇荷蒙皇上命將臣頌錄送史館臣捧讀綸褒旣稽首祝謝而又幸生明盛之世遇好文之王俾疏賤微遠之臣尚得伸其末技益感激思奮期作賦以鋪張大業而刑名

塡委無暇日以覽觀載籍故業盡廢益忽忽失志不樂舊患痰火大作癲眩時動於甲午歲正月內托堂官徐元太轉疏移疾旣得俞旨歸而閉關調理數月夙疾稍愈如有所得書之於紙益匝月而賦成焉雖未足窺班張左思之藩籬然不敢徒模倣其鋪叙之事類掇襲其奇難之字句于城郭宮室古迹民風亦不敢蔓衍牽綴而不切臣誠不倭然不勝雞肋之惜竊欵欵欲效其芹曝之忱謹昧死復獻闕下自知不足以揄揚萬一亦猶愈於已也惟陛下恕其狂謬而垂覽焉臣又竊聞京師者天下之根本也人君一心又根本之根本也今東南民力竭矣而燕京烽火時警亦汔未康臣願我皇上體乾行健純心用賢節用愛人以保國家之元氣使東南財賦之地豪强不得以漁食小

民强兵擇將以振國家之神氣使西北鎖鑰之樞盜賊不得以流伺中國重文行而擯斥鑽刺省議論而責覈實功率僞之極矯以忠質惇大之體奮以明作則宗社億萬年之休不徒恃乎形勢之險固矣草野微臣既已獻其雕蟲之技復敢效其狂瞽之忱臣無任惶恐嗼越待罪之至爲此今差義男帥甯抱齎南京北京賦二篇隨本上進以聞

平西夏頌

河南彰德府同知臣帥機謹奏爲仰戴天威瀝情獻頌事

臣聞江海汪洋潢汙有朝宗之願廈屋輪奐燕雀效懽躍之鳴伏惟陛下聰明首物神武亨屯西賊蕩平昆彳駭息茲者凱旋獻俘告廟宣捷臣睹伏下察待罪河朔不獲親覩其盛徒想見神人之和樂隹氣之氤氳不勝欣喜懽愛之情瞻日謹撰平西夏頌一篇用以宣導性靈攄發志意竊惟屠肆之混品豈可羞於王公液楠之散材未可採於廊廟臣疵賤微違醜言蕪音豈可瀆九重之清覽然臣又聞之野人食芹而美尚思以獻於天子昔唐柳宗元揩遷柳州獻平淮雅臣才學不及柳宗元而癖書遷斥迹偶類之故敢不揣進越昌昧獻闕下亦臣之極思篤悃也惟陛下其涵察焉臣無任惶恐待罪之至爲此今差義男帥甯抱齎頌詞一篇隨本上進以聞

臣聞乾坤覆載不能無憾於黍民日月照臨不能擩光於曲穴是以天生五材金行配土谷之用時分四序秋殺成生育之功扼其工於不周誠非得已擒蚩尤於涿鹿豈爲不仁我太祖高皇帝功德超邈刻聖重光累洽皇上休養

生息雖閒有竊發不寧然未有亂臣賊子敢跋扈不軌公然逆亂者也迺賊首哮承恩劉東暘者西羌餘孽遺光蓬艾之間厮役細人假氣陶鑪之內或世膺武爵肉飽而虎狠愈暴或日耗太倉豢豐而犬豕俱獰異類不祥即安祿山之故事陰謀潛畜慕趙元昊之所爲君父恩輕梟獍情毒結黨而戕殺主將乘虛而竊據堅城宗藩危若綴旒邊民困於陷穽以彼惡少無賴直若螻蟻之微惟恃結黨爲援遂成狠狽之勢聖天子赫然發憤命將出師或簡方叔壯猶或嘉終軍伉慨輔臣焦勞於籌畫樞密拮据以經營變雖起於不虞謀多稟於神算始焉緩攻徐戰巢全生靈彼乃僞降怙終包藏奸宄遂罷招安之議一意摧陷之圖燬南門而鳥焚其巢決河水而鼈產於竈進退無計喘息苟延猶且逞貪橫以虐居民傾財賄以求外援秋高渡河肆行寇掠可謂危矣幸賴宗廟神靈陛下明聖賈勇而遇大敵靡有貳心出奇以挫强鋒遂收三捷入焉多斃於雲火輜重委棄於蘭山羣既遁歸巢賊益孤立無與從散約解遂同土崩魚爛之形食盡志窮有如霧滅煙銷之速是知物極則反短尾必斷於蕭湘惡積餘殃大腹竟流於牀席未半載而奇功已奏誠今古所稀見者也茲者獻俘告廟飲至策勳東隅西榆果收漢廷之效南征北怨何異湯后之師陛下御明堂受朝賀益將以答昊穹之簡睨慰祖宗之明靈豈徒以誇詡衆庶警動四裔而已哉小臣縻祿河朔誠不勝雀躍之情乃作頌曰於赫我明御天應曆兆朕振古靈苗水德面夏貞觀混沌重闢再造人倫一匡

皇極功過黃虞慶流千億我
旭卉清褰凝旒司契卷領承風修省天變予惠困窮四海
爲家塵莫掩空哮劉背德謀逆鴟張豺牙密厲猘犬恣狂
戕我撫臣據我朔方兵家之律應勝義王匪我挑之彼實
畔常皇赫斯怒聲罪整旅攢聚星鋌繽紛月羽雲飛霆擊
時勤犒拊賞無留庫罰亦授斧士卒慶威罔憚暑雨文武
之道在丁其時創業尚武承平遂衰我皇繼體力振中微
元戎大吏如熊如羆蘊若鞠訝動若發機小勝不矜小衂
成宣以後此功爲嘉朔方赤子戴我恩深爲賊勢劫卒乃
盆壯焚其南門賊膽已喪灌城數板乞降情誑乘勝擣虛
莫敢支抗丹浦無戰阪泉自蕩賊猶窺伺秋高渡河白沙
如月兩岸嗟峨王師再提斬首數多碎彼輴轀驅其橐駝
離心魚戀舊浦鳥懷故林撫以恩信傾心效忱告彼虛實
望我誅擒賊始智窮自相攻擊始雖要結繼乃反射渠魁
授首妻子焚溺童臏已燎莽體俱析既獲呂嘉亦俘長狄
匣刃攝麾鐃歌載路威武紛紜聲名布濩太廟告成鏗鏘
韶護瑞冕星羅簪笏雲布飲至策勳延墀接柾去同采薇
來歌杕杜瑞日芳煙和風甘露祖考來格思皇多祜寶命
會昌璇鼎如故弘濟艱難肅清國步於惟我皇應運中興
推廓既廣杲日增明恭行天罰亂賊是平京觀顯戮蘩街
示懲四方震恐莫我敢承我皇武功洵乎無競載戢干戈
各安性命間以謳歌綏以藻咏七德允宣遏劉耆定居重
制輕得一爲正皇心在宥與天無疆皇猷穆穆無怠無荒
車攻復古庭燎未央永奠皇圖孔厚昄章微臣作頌莫嬋

擬古

李都尉陵別友

束髮從軍旅失志墮泥塗良友復當乖孤踪恨何如黃塵暗天地塞草常彫枯出門皆異幽懷孰與舒與子同宣力榮辱何頓殊人理既乖絕空存六尺軀白日沙場沒執手蹔躊躇蓬蒿思足音因風寄尺書

蘇屬國武奉使

日月會龍豽霜寒殺氣凝起視夜何其朔風振前庭征夫懷遠路促駕不遑寧良朋相追餞樽酒爲我傾驅車指沙漠回首望漢京結髮忽分散兄弟闊音形王事方靡盬豈

得顧私情迢迢陰山道蕭蕭塞馬鳴薄馳一介使負重如
履冰存亡焉可必惟當竭忠貞

魏太子丕遊宴

前池美遊遨宴樂取所需芙蓉香發越嘉木亦扶疎清風
滿園院明月照華裾竹水交葱翠膳飲出中廚絲肉相遍
奏震澹仰遊魚張筵卜大烹密席列文儒雖在廟廊上何
異鄒魯濱肯酒娛心意周行爲我陳

陳思王植贈友

君王弘收攬俊髦何並作伊余忝懿親志不忘葵藿眷我
二三子論交同蕙若豈慕神仙遊專爲意氣諾文墨相切
磋今古日商確歲月不我與樂華易彫落無庸列藩侯盧
棄祿與爵白首事雕蟲將爲子雲薄送子出河梁孤懷益
寂寞努力事聖主王功冀恢廓親交義所敦因之申九約

劉文學楨感遇

合抱産深山必由匠石採元凱升虞廷覇功亦自睠君王
好賢才疇咨厥帝載托身在文墨謬持鑫測海侍宴詠華
茵昤睞有光彩中山酒盈樽水陸陳殽醢自慚蕭艾質何
以儷蘭荃感恩實難名報德寸衷在

王侍中粲懷德

東都昔喪亂我生逢不辰四海如鼎沸王路多荆榛側足
無所騁竄身荆楚濱上宰奉天伐秉鉞靜氛塵眷我羈旅
賤戴罪刻侍臣公子推明愛寵遇日以新身無百里智拔
擢與之倫譬彼涸轍鮒江海復縱鱗敝箒悞見饗魚目慚
混珍惟有天保詩可以答王人

稽中散康言志

澤雉畜樊中得食神亦疲文犧非不美入廟尤足悲余生不諧俗本慕煙霞姿尚志養生理老莊以爲師沖靜洽眞氣琴書聊自怡虞夏忽焉沒忼慨將安歸擾擾人世事無乃自縈維還棲養嘗魄委運和天倪

阮步兵詠懷

微陽促晷運秋風日以高蟋蟀鳴不止鴻雁聲嗷嗷人生若朝露觸緒心愈勞公孫泣拜相龔子自剪鬚近刑爲豹辱近名禍所招嗟嗟世上士何用自遙

潛黃門岳述哀

結懽期白首誰意中路析倏忽宿草生荏苒時序易鸞鏡委流塵蘭房無復迹明月照空機淒風吹四壁德音弗可忘服改情無極既慚琴孟達亦愧莊奎擊平生慕達者沉憂終莫釋我無谷風乖爾類蜉蝣翼悠然雲雨散宵爾幽明隔百年終同歸哀章宣鬱悒

陸平原機羈宦

少歲承世胄祖考名遠揚故國自黍離壠首委榛荒聖朝隆使過服釆觀國光恩紀日以新抜擢輔元良我行既永久觸緒興慨慷嵩邙何峻極洛水亦泱泱信美非吾土安得還舊疆樊雉思林藪越鳥指南翔無能刻輔槩寵過懼生殃嘉遯慚箕潁歸留慕子房惜無翻飛翼引領情內傷

左記室思詠史

士有抱恢奇不遇終草澤何世無賤裏必待九皐識紀生空殞身蕭曾獨開國千秋取相位子雲老執戟金張亦何

盛七葉貂璫赫李陵一敗軍千載心莫白用捨在當塗行止非人力綺皓甘遺榮無譽亦無戚

張黃門協苦雨

十雨稱嘉祥霖潦爲患害飄忽風以陰掩蔽雲如帶曖曖雨曜昏黷黷九秋邁平陸可行舟堂坳堪負芥墻垣自傾頹甕牖彌湫隘生民慮爲魚黍稷安能介大化能無憾憂心靡所届

劉大尉琨傷亂

皇晉遘式微生民痛無主厲階起妖牝延敵似養虎神州遂陸沉京邑無遺堵伊余忝國恩志欲靖宿耻少康得賢臣紀夏興一旅申胥泣秦庭感義竟復楚緬懷古人風拮据恐無補提劒指關洛基匐爲禾黍戎馬生郊原道路曠險阻有恨未能雪何以報君父中夜起徘徊怃慨氣莫吐否泰有循環時危志豈沮努力礪寇讐甘心膏莽土

盧郎中諶感交

砥柱障中流歲寒見松栢時亂正縱橫中土無完璧君子抱經綸志欲扶蘧厄慷慨動天地忠信懷蠻貊伊余生不辰俯仰遭毒螫孤苦無所依謬蒙賢達識申以婚姻好明義敦莫逆自愧駑騖姿何以參衡軛禍患及君父忍死徒嗷嗷托交結同仇勉力期無逸跂望未云遠官守嘆阻隔

郭弘農璞游仙

汾陽見四子空峒訪廣成玄珠一探討身外皆浮榮衆人空擾擾誰識重與輕西嶽明星女東海安期生我願往從

之飄颻乘雲輧還精飲元氣餐和採芝英五難既解脫三寶自克盈身無尺土封終古游太清

許徵君詢自叙

鵬鷃各有適性得無大小魯人奏九韶祇足驚海鳥去矣從所好眞樂豈矜矯托身建德鄉樗材冀可保一遺弱喪情曠然昏夢曉緬懷從清風庶將契幽渺

陶徵士潛田居

寄形天地間瞬息無寧止及身猶强健力耕期得禾三事既就緒登褸慶時和民中雖宰苦庶無蹈風波百畝半種秫釀酒旨且多得飲宜盡醉不復顧其他委蛇步原隰棲屢陟巖阿形神俱無累爲樂當如何

謝臨川靈運遊山

拙宦違世網雅好在山水欣此春日暹嘉晨盥爲美透迤百折遒遍磴屢徙叢林香氛氳曲竇石清泚陽崖宣明麗陰洞閟奇詭萬壑爭鬬玖千巖競炫綺多愛景非一矚玩情無已俯澗濯塵纓披蓁採芳芷天造假人功畢遊竟忘始孔子嘆逝川莊叟齊物理凝和貴息機攝躁在知止

普將盡天年何徒慕金紫

顏特進延年侍宴

樂推新景運祥習時豫遊離宮駐警蹕別館瞰伏流卿雲承翠蓋綵吹發名謳白魚舟前躍紫氣仗外浮鳧雁流煙海林木長崇丘風光明遠野景物麗芳洲張筵刻侍從飲至羅公侯百禮隆揖讓大樂鳴鍾球臣懽一日澤主降三接優謬通金閨籍蔑與俊髦儔湿恩沾湛露清貫近宸旒

祝頌希周雅萬年荷天休

謝法曹惠連叙別

薄遊餞徒旅飲餞傾芳酎深眷靡解釋夷猶聊遷就藉此
汗漫容兼攬山川秀因念風景姝還望心孔疚
心疚亦何爲迨遁兩相思哲兄憐我弱道義兼友師夢想
南樓景惆悵西池淵素無四方志豈堪千里睽
睽別既不堪羈旅復艱苦澹澹風波邈霏霏雨雪阻積素
惑平蕪屯雲迷極浦凄凄遊子懷寂寂誰晤語
晤語豈無它意氣少諧和良會三秋隔離愁一日多綺琴
且停奏白雪誰唱歌往來復無幾時序忽蹉跎
蹉跎至海濱光風已轉蕙柳暗鳥相依蒲青魚共戲淑景
抽奇思新篇多佳麗願言理楫歸與君共賞會

王徵君微養疾

金石不能固有患外物侵以斯好至道臥痾守青岑觀變
窮大易和神撫素琴蕭瑟洞庭秋荒煙散寒林柴門張雀
網空谷稀足音枯寂有眞趣悠然見道心丹砂庶可就投
璧惜寸陰庶將免天伐豈以易率簪

袁太尉淑從駕

省方慕虞巡懷柔法時邁肅鴈由明祀遡覽因無外馳道
風塵靜瑞靄通帟旆騰驤鴈玉虬動地發鐃吹冠蓋紛景
從虎賁陳羽衛協氣鼓泳翔神光燭昧德水汎榮光山
靈呼萬歲俯諦知民害下車問牧童止輦禮耆艾宸翰跨橫汾天藻逾過旆幸當聖主御無煩祈招戒
動止合陰陽詩書輝紀載時作岡陵朋坐觀海宇泰

劇市苦塵氛吏道何拘迫選隙出郊原騖望祛煩惑秋風
吹羅衣灑然若有適尋雲眺連岡拾蕙遊素陌猿鶴響哀
音喬松挺惠色行國聊寫憂謀野信多獲將返沮溺耕擾
擾竟何益

鮑參軍昭戎行

遠道知良馬寒風見勁條秋高黃塵起馳走何輕僄天王
舊赫怒命將出嫖姚材官皆超距騎士能射鵰揮戈臨瀚
海雄勇誰我驕張軍宿草野志非保領要雍門恥越甲一
朝令名高

古風

送田孝廉歸忠州

君不見西蜀開國自蠶叢長卿蔚爲詞賦宗文采風流代
不乏淵雲接踵唐梓潼田生俶儻湖璉器儼然持幣來相
從下士聞道恒大笑落穆誰肯顧蒿蓬方欣聚首慰離索
忽漫理櫂乘秋風我聞三峽地形天下險巫山縹緲多奇
峰瞿塘灩澦杳無地清江碧石參虬龍忠州實當楚蜀衝
青山淥水秀氣鍾田生結屋依名勝徘徊猿鶴共雲松收
攬江山資絲筆羽翼騷雅陋雕蟲凌雲賦奏甘泉宮六翮
養就摩層穹異時制作鳴盛世寥寥楊馬繼遺蹤古來神
物終當合不須分袂限西東

過磁州留別劉參知歌

太行繚繞漳水廻豫州北境接上台美人銜命坐鈴閣澄
清趙魏眞威懷傳經旣已化殊俗重地猶借寇君來曰余

白首困行役偶影抱膝思悠哉寒衾夜投蓬塊宿匹馬晨驅冰雪膚自憐冷落誰造熱使君何意起寒灰先令候吏傳消息欣然下榻畧形骸青山盡擁觀察署烏鵲疑棲御史臺永夜銜盃班尹聚遷坐論文流水諧敢云蔡邕倒王粲實同陶侃禮方回舉世競能高下手而君明義孰與儕半天朱霞同輝彩西山爽氣絕塵埃昔附毫端致千里今蒙淑顧重駑駘趙容過界無能役李膺得御豈曝鰓醉來不覺狂言發知已能令鬱抱開睥睨八世俱如夢肯使文章千古埋留戀不堪期會迫雲山分阻重低徊何當歸途及春更作平原飲與君長歌迴眺共當鄴下才

送劉銓部之任南刑

君不見金陵佳麗稱京洛江聲山色環雉郭騷人僊客在其間吏隱風流忘蘧落昔余辭闕戀江東十載登臨興不窮吳人業已甘飲水謝公道路憶山中劉侯磊砢懷直道忤權不肯睨華好歸來得失等條風習靜著書將終老中興士品定行藏遲君丹轂倍輝光詔起西來掄建業故將奇蔚助文章夢遶舊遊羨君往後先芳署擅吟賞漫道青蓮賦鳳臺秀句應與爭雄長霜寒水落舉離觴願爲鴻鵠雙飛翔月映澄江懸匹練沙明北渚戲鴛鴦使君治行曾第一寧分隆窳輕法律公餘眺古玩雲霞攝山牛首堪載筆松附蘭交固不渝回首風潮恨別初賜還金馬已在即數寄新篇慰索居

與趙州守

趙生倜儻姝不偶落落芳名在人口白雪陽春和者稀神

劒龍光射牛斗謂君金紫可如携一州罷去官何卑耿介
自來羞綽指疎狂世解嫉娥眉問君今年四十五二十年
前已解組寧惟鄧禹將笑人邪似顏郎能動主蠅汚蜮射
誠傾側錮人聖世徒懷璧登朝甫及賈生年習隱方驚潘
鬢白浮雲世態曷欣悲尊生蕩累托支離鵠嶺鸞岡時竄
景江花籬菊對題詩縈余亦緣同病者荒官淪蹼居人下
永夕頻蒙班尹懽高秋輒動吕安駕與君歌一曲君可無
煩惱運蹇明時擯敬通時逢好官憶玄保富貴磨滅竟何
爲朱輪焉得比玄草君壘有酒架有書清風明月無時無
何不招引帥生者嶔嶇歷落長相娛

登故相夏公賓澤樓感慨之作

君不見信州形勝雄江藩維堞曾縣庶且繁詩岑碧障紅
橋臥連舸結艦凌風煙夏公昔日富才智遇主適值風雲
會六垣獻納趍奉軒十載中書掌帝制携手慈陵眞胶胡
方舟容與魚藻情賦就輒稱才宰相酒酣燕樂或不名自
言遭遇千載奇自慶此身入蓬池舟遊日月符夙契夜呼
魏公愜前期貴臣傷寵古來忌金章玉冊翻爲累承恩賜
宅在朝昏大行孟門猶坦地富貴成來姝壯傰先後人皆
昧知止魏其傲取武安怒博陸禍自高平始當時擬上西
羙圖豈料還嬰東市誅挼情績瞋目固爲慘此身爲國亦何
辜莊皇追憫加贈謚遺孤不及子堅祀人倫業已墮貪夸
身宅未能成節義雲沉院宇晝常關湔地落花水潺潺碑
篆龍章多漶漫閣藏御札半朱殷當年賓幙紅蓮漪今朝
鳥跡蒼苔滋咄嗟榮華如一夢不但人間有分宜功成身

退堪自保牽驢聞鶴苦不早散金辟穀藐清風寄語權門
湏學道

奉酬龍伯貞郡丞雜贈作

君不見洞庭波濶與天平武陵洞杳雲物清秀氣往往在
人傑伯貞家世何崢嶸橋梓由來自師友風流亦復成科
名阮瑀徐幹俱有子中郎太令並揚聲伏滔自詫奴如此
僧彌亦復難爲兄東溟海氣叅涼燠風入明窓動華燭足
欣山海宴城隅復如莊惠遊濠濮一言投分縞紵申晁圂
賞會從清辰長卿謫來自僊籍相視莫逆余三人拍肩把
袖姝相似世上知音得如此摛辭共許馥金蘭學道相將
窮玉笥良夜清言及曙鍾舉酒持螯興未窮當隨黃鵠遊
四海何如老驥鹽車禿縮斯寒風

伐木圖歌爲譚比部賦

君不見禽鳥咿嚶慕儔侶人生焉能無人徒鮑佐遍逢誠
鄙競朱叔絕交亦專愚譚先生眞丈夫美髯炯目容魁梧
得第爲郎垂白首憂時直疏叩青蒲厭苦俗流意高違性
不好酒將何如曲逕頗餘二仲跡雅歌妍談良不虛江上
風清足唱和嶺頭梅發相扶疏義取周雅屬圖繪嚶聲幽
谷恍堂隅余故人寰寡交者偶君比舍同朝晡伐木堂中
亦諸友趨風許許無喧呼睥睨人世總如騖珏荆樹棘藪
若無富貴無聞空鉅麗孰若與君有酒湑我無當酤

五言古

秋懷詩

四序舍陰陽金爲陰之精仲秋氣始納草木初天刑中圂

有榆柳颯颯振衰聲絡緯昔何在今茲達旦鳴凄凉遊子
淚慘澹空閨情羈卧愁夜永起坐自煢煢

二

秋氣日慘惻秋懷不能寐東海有眞人垠堮寂無事千歲
方嬰孩浮榮焉足計娓我凡俗姿鵬鷃固不類逝景弗可
役自憔悴緬懷張邴風聊用宣吾意

秋日同齊王孫重遊牛首

涉秋常苦悲拘攣如屈蠖靜癖能無動縣解當行樂佛窟
再登臨皇宗共扳約振衣躡丹梯躡足週巘嶸眺迴情逾
悵望遠思彌博岩石掛扶留文殊敞芝閣境寂聞梵鍾林
疎棲暮雀泣泣起松濤鏦鏘語鈴鐸雲霞生棟間天雞拊
寧廓曾宵未損高宇下如趨壑宋郊盛聲容蕭遊豐述作
梵刹何依然人事已銷鑠緊余兼微尚河沙甘蔓落塵纓
時苦羈蠖寢猶堪着憂來年恐傷定極老須却且願依净
名終然謝禪縛

胡孟浚見訪

司馬窮工賦虞卿愁著書嗟余守經訓宦拙倦乘車有客
豫章彦彩筆干斗墟條風忽來至華年惜居諸雄談自超
忽析理相扶疎永日難盡歡一言傾蓋初寥寥陶公後清
芬咨無餘振興賴吾黨江山能發舒與君申久約新知時
起予

送楊儀部歸嘉州

直道固難容盛年遽投簪一往岷峨思萬里何蕭森道傍

猶嘆惜賓御共沾襟而我蘭曺契交誼良已深昔如蛩與
駏令者辰與參世事同雨散風波常陸沉願君愛容髮無
令弱思侵著書以自顯古來多素心

咏史

夫差易勾踐吳祀遂忽諸項羽輕高祖其術固已疎苻堅
矜百萬一敗爲丘墟盛氣小天下衰不支一夫禍患生所
忽儆戒乃訏謨

初發都津頭別稚兒廷鈬廷鎖

理權發舊京鳴蟬滿江樹潺暑雖未收招搖初改度舊路
復登程孤遊旣已屢腸斷發棹歌目送稚子去稚子日已
長一官尚如故追徃更傷今僕僕如織路離別倍黯然娩
讀歸來賦

泊舟晚步

薰風滯行旅艤舟苦踟躕散步歷郊原灑然塵慮釋暮煙
散遠峰蒼雲映浮白殘暑一以收秋氣何冲寂泣泣水分
流翩翩鳥棲夕隩地種蔬麻禾黍被阡陌野老能逢迎牧
童時弄笛依然故鄉景何異滄洲適嗟彼朝市中束帶誠
徽緆

夕泛驚險

信矣汗漫遊蕭辰愁日暮洪濤水天連稀微夕陽樹渺渺
斷人蹤離離雁鴻度微身陷不測安危若朝露亮乏昔賢
分涉險多愆思拙宦棄無因漂零惟道路河淮窮履歷江
漢遍沿溯旣彈隋侯珠眞類屈老瓠閔默含羈情歸心將
誰訴

過洞庭

昔聞洞庭勝薄遊得臨睨巨浸包全楚駭浪浮元氣浩濊
天淵平荒忽慘舒異日月經往來烏鳶怯霣墜震澤亦汗
沱彭蠡安能儷宦拙窮江湖老至禦魑魅涼乏蹈水信徒
興歷覽思帝子望夷猶懷鄉正迢遞

秋日潺湲與

搖落本蕭辰昔賢曾悲此我亦坎坷人對之何獨喜羣軀
苦赫炎欣此煩鬱洗草木漸凋零於人自適體撫化宣微
思跌宕惟文史眷茲冲虛節惜哉時運駛

清浪館感眺

天王負黼扆考績肅王度緹組集京師玉帛陳五輅縈余
邊鄙臣僻陋輸實賦不得附諸侯亦自趨朝著孟冬初發
程巖險無安步驅車黔楚交山谿鬱糸互始得出幽峪俛
如披雲霧明月湛金波飛泉擁瀑布漸覩申葦風復傍故
鄉路感此重懷歸祗畏簡書故

銅雀臺

銅雀臺何峻蘭橑四面披武皇鞍馬隙麗種恒相隨平生
志何壯垂絶黯無依晡奠咽歌吹松月冷泉扉青娥未遽
老故宫已悉離玉匣果何在鳧雁詎能飛花榮春不待鳥
鳴自悲惟餘西陵下千載愴落暉

久陰多懷

楚客悲回風衛臣憂北門一官成漂淪曖曖感彌繁陽微
方急節雪薄不勝温歲晏多疹景結念在丘園樊雉日思
澤寂寞誰與言

除夕作

徇祿返荒郡荏苒歲忽遒聿地景倏類中州霏雪
動羣吠愁雲蔽高丘蚤春欲改歲陰風尚颼颼公車疲往
復吏道日拘囚一爲綱冕累未若役車休尺波何迅逝隙
駟不我留聊醉一杯酒無懷蟋蟀憂

寄黃銓部克念

宋亳總地靈伊人何俊偉試鳴絃籍甚佐端揆康
伯舉孝廉巨源甄臧否身非南州
賢謬辱西河禮豈伊乏新知眷言固終始平生不諧俗一
麾乃邊鄙僻陋少同人幽舟愁山鬼綿力固不勝孤蹤誰
見倚敢云投杼棘實自罹羈斗米故人惟山公曲蓬藉原彙
極目何悠悠因風寄君子

仲夏涼雨聊得散悒
夏涼旣當惜國小務初理雖微剟紛能竊慕清淨旨暮習
事耕農隙際稽文史泠風時入戶靈雨夕流駛滑滑鳴水
禽陰陰盛桃李焚香寂道心披衣適羣體豈無謝公趣所
乏佳山水良書一流目悠然塵欲洗行簡自宜民務學益
明仕誰謂儒法姝俗吏誠堪鄙

客送文苑英華喜賦

曰余羈守符詩書未嘗廢李唐後且繁路遠遂莫致僻陋
何由購遐思發夢寐客從故鄉來惠我帙盈笥大冊儼舟
車牙籤貯錦製章甫豈容空資巖崖忽生麗如熿澍甘霖若
饑獲糗糒繪能感眞龍劒已遺烈士我則皇甫湜君乃鍾
期契政暇稍追尋聊足緩歸志

郡齋秋懷

西陸氣初納緒暑猶未已雷雨感蒸薄驚飈中夜起草木始受傷蟋蟀鳴不止天道有盈虛人事豈姝此炎炎丞相門今不保妻子勢位猶區區憑恃誠堪鄙離朱察秋毫盲者眩河濟歲晏惟青松不見桃與李驅馬舍之去去棲匡阜趾

歲暮返自銅仁危途盛雪羈愁無賴幸地主方公總戎張君貺以清酒持盃賦謝

歲晏從車休而我尚馳逐既慚不顧期亦異至河復石林未爲艱羊腸同佶曲霖雨更狼籍人馬共窠縮頗憂中夜飯能無岐途哭明時擯遠違方文史空果腹老至猶事人暮律自詒感故人惠清醑聊可慰幽獨一壺比千金短歌申感篤

經四除夕示兒子

百年多作客邊徼亦僑裝屈指四除夕猶未返故鄉何日不懷土觸景倍慨慷何人不聚首骨肉天一方蠻中多惡戲燈燭亦輝煌稚兒頗頡頏茂彬彬共傳觴人世畏後生流光安可常我昔亦如此轉盼鬢已蒼顧謂當努力相與咏大康酒酣望牛斗雲山何茫茫

懷歸

喜讀人間世未知巧宦方稔公七不堪孔蔑病三亡宜乎今之人見我謂猖狂方鑿入圓枘齟齬固其常一言觸權貴棄我如粃糠勞人方草草夸者采色陽禍患非自取商地皆康莊不見昔賢達曳屣猶歌商

重過桃源洞依淵明所紀事實作

秦人取黔中武陵亦黔地云何隱淪人來此避濁世自不識戰爭身靡歷驚畏皆然長子孫坐閟五百歲是中桑竹繁亦兼草樹麗林盡水源窮紅白相照媚寂鴻豈離綴淵魚不驚餌寧惟無是非正復琳與廢漁者徒誚誚太守亦多事嗟彼區中人文繁滋情僞淳薄既殊風壽殀亦迥異窈窕洞中天恬熙同老稗蕩蕩竟何終千載徒歆契

辛巳之冬余涉洞庭幾爲魚矣今歸遵道長沙從小湖避之至龍陽道中遥望其浩瀚黏天感作一首以知避爲快焉

昔我涉洞庭短晷日窮次黃雲旣黕黕陰風正凄厲肅肅鴈羣飛嘽嘽雁嘹唳舲舫渺一葉羈孤靡同事萬頃黑浪奔四望已無地瀺灂鼇蛟屭口萬流會震盪無和聲慘黕多戾氣壯哉總坎德濫爾包容生宛轉繫幾爲不弔人危與海賈類追思毛髮竦重嘆利名累今歸始避危濞滂何夷易乖堂有深規覆井豈非智躁進乖道心尊生惟晚志況復人心噉風波豈殊是當惜有涯身永藏濟川器

分宜道中過故相嚴公宅

七星山何峻袁螺水并流萃止鍾明德世閥宜公侯芳苑擅詞賦政本贊勛猷主恩不可恃人心有戈矛本謂同伊傅如何律斯由高平竟殞霍袁益善短周田彊實乃鼈懿密爽以牧誰鑒枯魚泣孰知膠漆讐目睚良足喻浮榮眞隱憂使我經故宅悵然感荒丘

著書餘此付度外姑以盡有餘

季冬魏秀才辟疆以詩見訪酬贈

嚴陰送暮律廣莫凜寒沍愁雲方黮黮雨雪紛庭樹慚無
溫麗詞猥蒙英茂顧來章代縞紵傾蓋忽如故平輿有二
龍魏氏齊芳譽蠖屈諸生中屢空躭行素古學傷下衰違
韻漸訛矗窗竈恠游漠一遇猶旦暮子來歌白雪余遘披
雲霧大業共振興綺齡可遐遺鵝

清秋多懷聊述

毒暑寔今夏秋深始清微薦當枯旱歲氣至威亦虧濛濛
微雨浥嫋嫋清風吹薄寒夜方永少陰景漸凄下有寒蛩
織上有鼷鼠啼雖欣煩燠去氣肅感憂思

於從姑往麻姑瞻眺

從姑遡郭門峰高徑亦窄巖下刻僧房乳泉時瀝滴東竇
僅穿雲陰洞容杪席漸高境彌佳天橋霄漢迫遥望麻源
山明發宛登歷雨意始蒼茫晴暉更生色霏煙結寒濛丹
井涵純白三復謝公詩慷慨顏君石想見玉女蹤鳴佩安
可覿洞天舊占名僊都果繫籍平生慕江海此日采芝下

聞兩浙運副報聊述本懷

汲黯嘆薪積方朔羨侏儒直道屢違俗襆被竟何辜業
終林澤存叙猶謫居老至官逾下廢久性益疏豈
素內顧無斗儲猿窮不擇木驥垂服鹽車徒爲衣食累將
受繩墨拘水鄉多佳麗千里近故廬早位代躬耕薄祿供

秋夜何迢迢徘徊不安寢接夏盛初衰開冬氣更凜炎炎
一退藏凄凄薄衾枕三時亦有思未若此爲甚秋心本自
愁矧余多焰壇煩憂竟何爲對酒須當飲

三

余生忽衰老時節信如電下位久沉淪文雅世疵賤州郡
徒勞人父老歎相見亭伯不之官孫堪卽棄縣容鬢已如
秋離居苦悠緬何爲競養華教子無嘗羨

過麻城山苦寒雨

節候留驚蟄晴陰忽不常詰旦陰霞起禺中北風狂蟄虫
復凍閉號寒蹈高岡傳聞楚蔡路孔子曾棲皇華轍被文
律龍跡有遺坊顚沛脫饑餒餒蒙犯歷榛荒大聖不遑處余
何恨凄凉

寓淇縣不甚得古跡

鄴下倦羈棲淇上再僑旅停車周眺望自顧聊容與已無
綠竹猗安見淇上女百泉美悠緬太行邇艱阻豈伊亡國
墟春遊輒風雨雲陰黯城壕簷垂暗厀宇世代何參差朝
市爲禾黍妖臺已傾撫無仁賢亦塵土余本多悲士宦跡經
衛魯有見乖所聞撫今多失古感往歸虛浮輸軀何自苦
日暮鬱情條逝將棄簪組

息縣南來夙恙多發迹倩

同車申息道風景何參錯土音襍荆蠻民俗殊汴洛漸喜
家鄉近首夏暑猶薄荇葉泛清池苑柳蔭成幄民知勤其
生男女服鋤鎛昔徃麥初長今來麥已穫我行豈不疲夙
復亦云樂貞疾恐沉淪何爲自束縛

豫章秋懷詩示鬱儀宗侯

豫章吳楚交築城自灌嬰江介多衝風積水照煩城涼雲淡流火疎雨點籌燈商聲日嫋嫋客思益熒熒介特常少可高視賤浮榮匡阜有眞氣逍遙冀長生

二

出門復入門軒蓋蔽輝光高冠切雲鬼楚楚盛衣裳彩旄導前驅隸卒夾兩傍容華艷朝日叱咤凜秋霜視之威赫赫叩之心芒芒我貧原非病彼痴豈若狂衣褐懷珠玉爲樂不可忘

三

一日難得鳥千囀始窮味曖曖一家言曷足談道藝奈何今之人自謂道在是謂天大可圖謂海有涯際朱門有更生綏詩總奇秘秋風湘水濱傾蓋如莊惠相望斗牛間歲晏可同事

夏日遊竹齋宗侯園

玉牒泯天潢淵襟標韻宇習靜欲避喧著書時閉戶純孝過荀何談經繹鄒魯延我長統園棲築洹之滸一丘慕謝鯤三逕同蔣詡夾道蔭松梧編戶織宿楚幽室闇鳥蘿離離堂麗花塢田廬交植援勝陌喜嘗圃冰簟昨時清晚櫂環河渚北水貴於金盛月夕如午欲去重低徊永日聊客與有亭可四望故國此遊目陳詩次二南談古必更僕林薄既氤氳山川亦迴複東距桑土野西睇泉源綠牧野何溥

長太行仍佶曲王氣亦已遠皇柯建藩服親親比文昭賢
賢亦康叔王君抱魁能重地掄明淑擊磬懷宣尼過闕同
伯玉延我空亭中携手望堋牧周章興懼思臨眺悲陵谷
徵歌采棠聲劇飲壺觴續情盤興未已猶嫌夏日促謇余
紛務羈感君惠義篤借問銅雀臺何似淇園竹

鄴歸行路難

一官環郎署歸思逐江干歲除無休軨履端靡停轅軔發
趙衛區道經鄭許間過蔡方入楚迆遭歷巘岨上音漸以
異風景忽殊觀素衣易爲緇淳俗此趨頑鄉關亦何遠舉
目羨飛翰浮榮方自悤何用起長嘆

風逆過小孤

砥柱表東南洪都資保障元立江中央魚黿不能上鑿鑿
險盆簇馬當浪巨霧焉作力鴻濛巧賦像陵谷有變遷萬
古屹無恙繄此趨王程四月陰風壯捩柁榜人勞拏棧漁
父唱峽急鳴孤鴈雲低肅新漲何嫌白髮侵襟懷得趁曠

年友蔡肖謙憲使招飲西湖之作

昔歲遊西湖蓮舟苦秋涸假道復來遊光景殊勝昨新水
鱗時泳躍草樹既芳妍煙霞多變駁戀戀難分遣棲棲偪
塵縛舉目羨浮鷗輕軀慕遼鶴

七言古

贈張總戎於台州六日三捷

世廟晚年師不空倭奴雲擾燬淛東張公年少起行伍六
日三捷何其雄君侯殉國秉忠義軍中賈勇爭奮臂水陸
交攻斬首多渠魁猶復生擒致釜徽一月曷爾奇臨淮誓
師變旌旗從此南方靜豺虎即看東海曝鯨鯢旄頭一掃
清白色牛酒壺漿相勞逆雁碭千峰瑞靄生隱隱朝霞映
桐栢毛錐龍泉乾軽軒開國承家萬斯年血戰功勲在社
稷建牙分閫豈偶然天涯握手披雲霧罪談樽俎遣塵慮
雅歌猶得似祭遵癖書將無比杜預帝念黔中刻荒服煩
君臥護特推轂望苗業已懾威名干戈載輯安樵牧即今
四鄰多豺狼天驕伴款實猖狂安得移君鎮重地坐銷氛
祲縛名王

與屠長卿

白露凉風澹素秋紛紛除目下皇州我獨淪飄嘗斥鹵荒
煙哀籟亂鄉愁微軀足跡遍天下晚遊勾越更清灑此中
文物富且妍憐余遲暮才情寡讀書終日事酣徒驛騎垂
耳伏鹽車安能喪我如南郭却畏時俗盡東閭大國多材
君振羽彼有人焉未敢侮神交逸氣邈山河心賞排雲申
縞紵盛年解組兼逃禪觀濤窺寶懷蜷連鴻苞已闔盡玄
史高義尤復薄雲天坐君芳苑酌君酒朗月清風疏戶牖
興來大吐欲凌霄與君一言相不朽

贈別張幼于

秣陵秋氣清如鏡風蘭露桂流塵淨熒熒明月鑒薄帷輾
轉踟躕心不定長安青紫稀吾徒烏紗獨馬行街衢姑蘇
故人忽相訪驚喜傾筐詎不孤故人一別十六年邓能容

鬢不蒼然憐余改容不改秩朱綬白簡常牽纏問君今年
五十九操觚散帙不離手早早聞賦詩多足傳卒以學易逾
不朽玄言樂笑神常王秋江菊岸乘舟航呂安命駕豈徒
期長康布帆幸無恙西曹荒邸沒蒿蓬杯長景遽聞夜鐘
故國高秋禾黍動寒山落日煙雲空古人未得今人羣今
人自羨古人文感此與君同意氣浮雲勢利羞無聞世情
反覆交彌寡莫輕此會亦天假悲秋悵別若爲情向後心
期難預寫

五言律

元旦望京有作

元會際雍熙春明迹職期殊方開正朔雙闕盛威儀漂泊
京華遠蹉跎歲序移遙瞻拱北極敬誦萬年詩

衛君夫復除比部

不敢南陽卧趣裝入紫宸帝鄉三載夢郎署十年人白水
盟如故玄都花自新多君清望重名對起絲綸

送劉比部擢守廣右太平

江柳拂行裝西征別恨長舊曹平庶獄新命守遐方嶺外
民風朴衙前山色蒼懸知報政日高益寵循良

夏日過周山人文美

言訪竹林友頻傾河朔觴風來驅毒暑雨過冲餘芳久坐
消行潦深杯入醉鄉未須岐仕隱吾意屬高陽

秋日吳孝甫俞公臨過訪得丹字

寂寞蔣生逕逢君自盡懽天空浮溟涬月滿蔭檀欒秋晚
花全肅霜殘葉半丹素交同嘿語良晤豈非難

哭從弟挺

薄祚常傷善先人痛殀徂令仍弱一个況乃異凡夫荒忽
魂何在凋零類益孤惟餘莊叟意修短總歸無

贈周貴暘

陪署挹蘭芳分符出貴陽山多障白日地阻夾修篁封域
舊荆楚雲煙接夜郎聖朝無近遠報政即循良

無梁殿納涼

石室度層雲颯然爽氣新焚香緇典筴揮麈靜囂塵無熱
依河主離憂勝藥神浮生悲自擾欲去復逡巡

邵伯道中

不謂將垂白乘槎續舊遊征帆多北向大火漸西流積水
河洲沒分疆禾黍秋維揚自沃土差足緩羈愁

高郵舟中值東風橫發上下兩難感家室之睽離悵
南北之異路有作

全家俱作客異地各風煙拙宦艱難劇孤舟感慨偏離鄉
已數載望闕尚三千旅況秋來甚回頭思惘然

一晚泊望寶應湖

澄湖何浩渺練影照人明伏退秋光見簾開水氣清諸溪
飛白鳥皎月映黃河稍喜中原近無與勞者歌

七月望夕泛河

乘風自樂事況復久蹉跎詩思秋來壯鄉心川上多青天
懸月色萬籟濟風聲寂寞無同賞孤吟自旅情

從徐州夜泊孤村

弭棹泊河濱風煙南北分急灣崩岸見涼夜搗砧聞陰霧

時浮水暮山看入雲孤村何處宿一夕旅情紛

望野

秋令似春朝風橫細雨飄曠煙紛漠漠荒草自蕭蕭田父誅茅廬山童牧犢謠浮名刺促者不及一漁樵

得遷報返南

王程方計日旋軫亦奇哉客似御風返舟如盡興回重窺滄海勝一覽大河洄無復帝鄉願高歌歸去來

泊江口遇雨

風阻泊江濤舟行已滯遙那堪秋雨急益動故園心小澗通潮水荒林下夕陰孤燈何寂寞觸緒寄微吟

八月初五日風雨微濛秋江慘淡宿上新河將易舟南省亦遇陰雨宿此今且六年

乙亥初冬改南省也愀然有作

矣宦不達而容鬢改幾年依玉署此日泊江關客路更寒暑扁舟空往還雲濃虧白日雨暗黯青山風景如疇昔途窮鬢漸斑

舟行中秋得月

今夜中秋月故鄉猶未還一麾投阻僻兩月苦間關空有廋樓興其如潘鬢斑惟應謝世網學道隱深山

初入黔界

一入黔中路梅殘逼歲除空叨五馬秩竟入九彝居僻境通滇道分疆僅楚餘爲憐暮兩國殷后昔驅車

公安渡江即景

明發促征車江深渡自如蘆收稀鳥雀野曠便樵漁晴日嚴風濟寒郊古木疏豫章多旅客曾不得家書

襄陽北來旅宿

鄜舍太蕭森羈棲百念侵生煙淒獨成寒雀噪空林夜永
孤燈晦雲低缺月沉更誰同夜語悁悁澹劇傷心

過岳武穆廟

扑檜難酬恨深悲主聽昏天應棄宋室地遂闇中原古廟
霜鍾肅寒松夕鳥喧殲艮翻藉寇千載更銷魂

過眞定

茲磴今馮翊建旄護上都河山雄鉅鹿幅壤混鮮虞月朗
平沙映城高寶塔孤清時非四戰流覽見鴻圖

除夕

徂歲蠻陬客今宵亦帝京樽前想萬里朝上欲三更人爲
羈愁老春從戔臘生壯年頻寓此離合故姝情

喜得去郡作

無望兒寬最翻爲豎子欺循良懷渤海疑似構南箕失馬
寧非福應牛豈是癡樗材堪不殀何羨棟梁爲

二

拘宦誰能仕孤蹤常畏譏衣惟裁薜荔夢久逐荊扉深媿
淵明達粗知伯玉非但求身健飯何必嘆官微

長沙道中

掛席雨冥濛連天樹鬱葱人迷洲渚畔雀噪荻蘆中樂土
安漁牧歸心趁水風江鄉欣漸近景物亦相同

二

湖光四望白九派眩行舟雨暗常疑夜風涼却似秋幾年
疲惡道此地飽清流本自東南勝無因遷客愁

寄懷劉銓部

吾愛劉思道分違歲序新春風纔入逕夜雨輒懷人閒署堪裁賦清時豈積薪樗材知不偶應自老垂綸

四山塘夜月有懷

月色映湖清烟波一望平流年隨逝水羈思逐懸旌拙宦遊初歇浮生隱未成惟欣冬氣暖草樹尚含榮

湖中寒風橫作遂動歸心時以補郡赴京

風雲晦廣澤薄暮更生愁山帶晴陰辨江波日夜流未尋三隱跡翻作兩都遊回櫂猶非晚殷勤歲欲休

將結屋東園九月十六夜賞月其地

乘月東園內時維九月間草廬猶未就桂魄已相關疏竹凝清露寒鴻度遠山元規興不淺把酒一開顏

至常山登舟述懷

三衢初入越解纜值春深拙宦一生蹇辭家百慮侵紆金祇舊物解薜負初心遊覽平生興未應嘆陸沉

崇德北來阻風

謫宦遊方倦陰風聲正哀斷腸惟越客舉目望蘇臺薄俗看榮賤虛舟信去來寫憂聊適國何用苦徘徊

舟入鄱陽望康山即事

魚鳥堪游目何如市井中青陽浮水碧野燒滿天紅神武山川色靈祠社稷功重來辭六載浪跡逐春鴻

酬王道甫郡伯

祖席依亭榭悵焉千里分論才誰過晉何地更逢君良夜樽罍欵征途霰雪紛瑤篇如不斬亦足慰離羣

五言排律

贈馮督學時可

天壤連吳越神皇宅海墳平原昔籍盛馮氏此芳綿香湍
謝庭樹家傳王氏壇三槐漸鼎峙駟馬輒蟬聯伉慨尊公
疏葳難國史篇蘇卿心匪石李固直如弦奸佞已祧膽綱
常賴獨肩簪纓寧乏姓忠孝罕雙傳大鳥果符瑞寶刀惟
贈賢人龍並秀奕一鳴蚤騰騫文史三冬富芳名片玉專
朗吟高白雪剩日理青編雅志輕拖紫精思欲草玄咨香
翔北闕鼓鐸振南天絳帳春風被蒙區化雨偏羣材歸水
鏡疏俗盛歌絃海內文名重朝端揆席懸豈惟承閥閱直
是貢山川下走慚垂翅孤蹤蹙附權樗材宜拙用槀戀竟
難遷蠹簡徒成癖翔逵亦孔遵避喧甘散地麾遠竊蠻煙
繞指剛腸化熏心簿領纏瑾瑜空抵鵲鐘鼓只驚鷄鷄肋
味全短羊腸路可憐穗垂猶反本烏倦亦思旋萍水逢知
已風雲締夙緣賞音收鄙累忘分脫拘攣燕谷隨生煖歸
灰頓欲然懷誠聊述德深用志當年

七言律

重陽

羈懷何日不思鄉九日重逢倍慨慷歲閏早催霜落木天
高時見雁成行無媒薄宦空頭白有酒開襟對菊黃强欲
登高難獨往江城暮笛正凄凉

酬喻邦相蘭谿

江天春凍雨如絲尺素遙將慰所思我自孤踪塵榻久君
因直道賜環遲路迷水國空餘夢花滿河陽數寄詩同病

總憐疎宦術湖亭栗里正逶迤

過彭城

州從禹貢稱西楚此日重來感慨新黃浪排空常黯晦蒼山遶郭並嶙峋三分霸業隨流水八景遊情隔暮津舊是戰場兼積潦荒煙落日慘羈人

上新河望金陵

建業前遊空復過瞻依城闕面嵯峨青山一帶滄洲近彩筆十年南國多習慣幾疑忘巨麗別來頻夢遶煙蘿爲郎留滯接荒服江上徘徊思若何

過九江

滔滔逝水聲朝昏見說潯陽九派分月照寒波搖素練山連極浦接黃雲東南形勝雖貔貅集吳楚蒼茫雁鶩紛江漢遠遊今發跡愁心更謁洞庭君

洞庭遇雨

洞庭陰雨倍傷心水宿淹時嘆滯淫茵地難逢中土使漁舟滿聽故鄉音荒煙百里腥臊聚野戍三洲草葛深極目蠻啾猶阻逖武陵風物已蕭森

舟遊武陵夜望北斗失所感作

始信武陵谿谷深窮冬竹樹並垂陰波臣無賴成孤憤漁父哀歌動客心湖淨水清浮白鳥沙明日落戲文禽江山迢遞星辰改極目家鄉不可尋

鄴下懷古

太行漳水自榮廻魏國山河亦壯哉露冷凌松遊鹿豕風凄輦道浚蒿萊四封舊是殷畿地千載誰當鄴下才王氣

久銷人去遠暮雲霜笛總堪哀

再經武陵源道

一麾何意滋荒蠻隱地偏舟數往還舉目已殊三楚景開
簾苦逼萬重山朝嵐蒸雨春光黯宿霧浮川水勢潺遠役
惟欣家室聚臨流酌酒且開顏

宿銅仁坍黃舖

曾陰萬里嶺巒重蓬窵荒榛鳥道通木末秋聲號野獸燈
前夜雨織寒蟲行吟自嘆孤踪遠爽籟驚絕域同蕞爾
苗人無負固車書久已混華風

銑男歸難爲別也復作一首

憶爾來思喜氣濃離愁轉盼又相逢霜天木落寒砧急鳥
道山深宿霧重遲日心驚期漸迫遙程目送寂無踪年年
悵別微名累恨不同歸伴菊松

觀音寺習儀

分符三載歷閒關清夜鳴珂儼聖顏萬里心旌懸北極中
秋月色落西山金河雁斷鄉書杳玉署星稀旅鬢斑理罷
禪官無住着端居時覺道心還

秋分連雨述懷

畏景常欣秋候至秋深蕭瑟又堪傷楚山落木初悲客巫
峽啼猿正斷腸土鼓迎寒蟲織苦金風嘯律雁飛忪郑堪
寂寞荒齋裏雨滴梧桐夜未央

仲夏初同黃仕楨僉憲擬峴臺用尤韻

蔣秀蒲青竹樹稠跨城表裏水當窵對白鷗此地帆檣通
北極何人詞賦重南州年來

吾道歸江海憔悴惟欣避隱儔

二

古樹憑高盡遠眸新堤蜿蜒夾雙流江山遙對羊公石煙雨連霏帝子樓盡日雲霞多變態異時碑碣悵前修山陰訪戴今姝遠有客能來感氣求

送顧叔時銓部左遷

啓事僊曹此逐臣懸瑯不御反爲珍成名叅已空羣駿去國原因受逆鱗楚客羈懷憑弔古湘江秋色正愁人南金價重慚非偶傾蓋能姝白首新

送曾景默觀察南楚

璽書新沐過江鄉趣駕星潭草樹芳鈴閣銷兵看舞鶴軺車肅部聽神羊風高匪字衡陽渡日落湘魂楚水傍作賦定知懷賈年來當有和接章

贈陳副察起蜀

除書歲晏下江干叱馭寧歌行路難蜀野星明占使節錦江花滿簇金鞍安危經畧非憑險鄉國詩情在倚闌十載山樓年尚少重瞻繡斧一彈冠

張郡丞陳司理邀飲越望臺作

符分故國枕臺崇踏磴攀藤有路通雲樹遥連滄海外山川併入翠亭中流風邈邈徵虞對芳草蓼蓼自越宮逸興未消難繫日美君吏隱得相同

仲秋十四日邵比部邀飲同長卿儀部

金陵一別鬢皤然同病蕭條秖自憐浪跡忽驚雙劒合鄒厨那費百金筵塵中偪側消浮白坐上縱橫各草玄闌夜

清歌妹未已涼階月色正流天

沈宮詹侍吾應名喜賦併勸駕焉

三公一日侍晨昏忽奉徵書下帝閽北斗交章標館閣東山謽望在乾坤春融僊櫂魚龍躍日麗皇州草樹繁最是虛襟能薦士綸袍欲借故人温

二

三朝供奉最詞臣歸臥江山簡命新豈着鹿皮爲捷徑欲因龍衮貯經綸河梁送別紛冠蓋帝闕來章覩鳳麟聞道高堂方健飯應將報主作寧親

三

僊槎顧望思依依側席崇英士論歸青鬢山中尋服食皇華驛路儼驂騑聖朝旌老加藜杖遊子趨朝戀綵衣和鼎吹塵應有待扳輿色養事何遠

呂公子薛荔園

紈綺名園相國家超然被薛謝紛華時因問寢聽晨鳥不倦遊山戀晚霞春雨杳香侵蠟屐秋風帶月到寒花迂疎得醉蘭臺曲公子西園興復賒

奉趙瀫陽少宰

曾爲綱常建讜言天池瀫水自飛翻龍樓丰揭高東省鷄樹雲深領北門四海人倫歸水鏡三台物色正乾坤朝廷宪直山公啓可得先噓黍谷温

寄謝陳虞部志寰

豫章材向楚中遥江海相逢意欲消政暇僊曹多秘籍才高郢曲自孤標緇經白日塵心盡倚杖青山逸思饒流寓

滑蒙賓榻下別情無計駐歸輈

潯陽渡江風利感往

晨發潯陽浦棹歌亂流掛席渺煙波東風飄忽千帆出霧

雨宴濛獨鳥過吳楚連江分上下中原極目限山河賦歸

未就重經險追憶前遊感慨多

赤壁簡楊刺史

煙雲曠蕩遶幽宮倚檻流觀大國風積水連天春嶂綠夕

陽照壁半江紅懷鄉每觸登臨起嘆逝翻悲戰伐空明府

張筵逢霽月訟庭無事攬輝同

喜義仍祠部奏彈權貴謫尉雷陽

閒署憂時不顧身高官應無仕媿何人弘詞早已標芳苑直

疏頻能批逆鱗海鶴秋風仍傲客嶺猿夜雨伴孤臣知君

逸氣凌梅尉謫籍終當洽隱淪

贈劉郡伯由岳陽故里入覲

五馬朱轓古刻侯美人爲政自風流褒帷久慰羣黎望捧

日何辭萬里遊湖上煙波重倚閣雲間簪鳥拱垂旒北征

賦就迎歸旆更爲蒼生建遠猷

贈蕭祥符重望行取

六年簡召宦關心每過河陽待息陰片玉由來稱得士孤

臣原自屬知音星輝雲漢秋聲肅月照棠梨爽氣深廊廟

求才多事日知君謇諤未浮沉

汴城公署

舊遊何意數驅馳光景依然客鬢衰日暮凄風吹濁浪城

陰戰地值清時空庭生草孤燈暗獨樹侵階下葉悲緋蓋

朱輪徒炫赫無媒驟欲嘆支離

重陽祼懷

爽節風高露未霜太行無限鬱蒼蒼官仍尚白書盈笥酒欲掄清菊滿堂四序此時收淑景千金無計繫秋光年來吾道深陽九可得逍遙化日長

重陽堤上大風

萬山搖落重陽節流寓心驚仕路難故國繁華悲代謝江天緬邈漲波瀾秋曾秩冷兼同景北渚風高自蚤寒望子盱衡曾不至年年悵別絆微官

臺城懷古

梁主開基幾刼灰經過詞客重徘徊青山盡擁藏經閣黃屋俱爲說法臺自損金甌延靦孽可憐衰甲向城隈蕭蕭宮闕成塲圃千載江南賦極哀

金陵懷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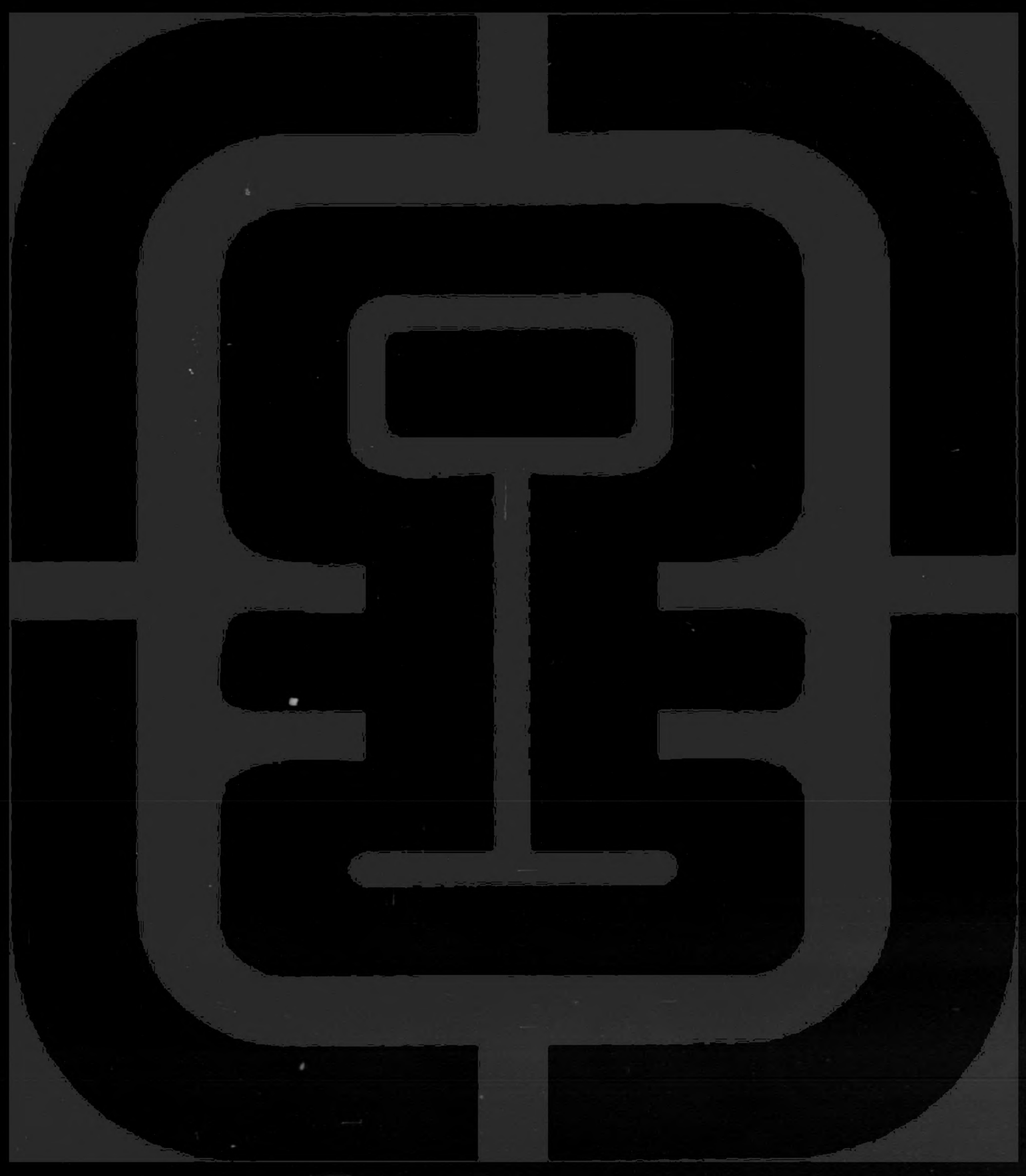
六代繁華安在哉誰能此地不嵬盃春風拂樹花仍笑夜月滿江潮自來王氣北歸翻寂寞詞人南國極懽哀年來正爲青山戀去住悠悠自鬢催

七言絶

清涼寺

水殿泠泠歌管餘千秋已作梵王居後庭花謝臙脂冷猶自涼風薄綺疏

送周元孚

江上欣傳桂櫂過板留無計聽離歌即知聖代收文藻莫學騷人怨恨多

喜新成一歉
新治小室
宮門迎盛月
客堂諷誦高
居學老農